

中等學校用 第二冊

白話文範

商務印書館發行

M6
6634.33
49



3 2174 0110 2

用校學等中

何仲英編

白話文範

第二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白話文範第二冊目錄

洪水與猛獸	一
歐戰全史序	二
歐遊心影錄楔子	七
巴力門逸語	一〇
諭妻	一四
諭子	一六
家訓	二二
鈴兒草	二三
畸人	二九
季愷年	三四
荆元	三七

最後一課	四〇
航海	四五
傳習錄一	四六
傳習錄二	四九
君子國	五〇
桃花山	五四
玉大人誣盜記	六二
一個社交問題	七一
新青年勞動節紀念號題詞	七五
勞動者底覺悟	七五
范縣署中寄墨書	七八
五四紀念日敬告青年	八〇

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	八三
要做到澈底處·····	八六
我的體育觀·····	八七
孫悟空·····	九〇
我的·····	九八
我對於一切人類的供狀·····	一〇三
「新」「老」都可怕·····	一〇九
許怡孫傳·····	一一一
新詩三首·····	一二七
縫衣曲(附英文原文)·····	一三四

白話文範第二冊

洪水與猛獸

蔡元培

二千二百年前，中國有個哲學家孟軻，他說國家的歷史，常是「一亂一治」的。他說第一次大亂，是四千二百年前的洪水；第二次大亂，是三千年前的猛獸。後來說到他那時候的大亂，是楊朱墨翟的學說。他又把自己的距楊墨，比較禹的抑洪水，周公的驅猛獸，所以崇奉他的人，就說楊墨之害，甚於洪水猛獸。後來一個學者，要是攻擊別種學說，總是襲用「甚於洪水猛獸」這句話。譬如唐宋儒家，攻擊佛老，用他；清朝程朱派，攻擊陸王派，也用他；現在舊派攻擊新派，也用他。

我以爲用洪水來比新思潮，很有幾分相像。他的來勢很勇猛，把舊日的習慣衝破了，總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彷彿水源太旺，舊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濫岸上，把田廬都掃蕩了。對付洪水，要是如絲的用湮法，便愈湮愈決，不可收拾。所以

禹改用導法，這些水歸了江河，不但無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對付新思潮，也要舍漚法用導法，讓他自由發展，定是利無害的。孟氏稱「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這正是舊派對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於猛獸，恰好作軍閥的寫照。孟子引公明儀的話：「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現在軍閥的要人，都有幾百萬幾千萬的家產，奢侈的了不得；別種好好作工的人，窮的餓死，這不是率獸食人的樣子麼？現在天津北京的軍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亂打愛國的青年，豈不明明是猛獸的派頭麼？所以中國現在的狀況，可算是洪水與猛獸競爭，要是有人能把猛獸馴伏了，來幫同疏洪水，那中國就立刻太平了。

(新青年)

歐戰全史序

胡適

協約國最後戰勝的時候，我們中國人也跟着在中國的協約國國民，興高采烈的慶祝這一次人類史上的空前大紀念。那天我在天安門外的高臺上望着那幾

萬的北京學生的遊街大隊，心裏實在慚愧。我自己問道：「這幾萬學生裏面，有幾個人能知道他們今天慶祝的大事，究竟怎麼一回事嗎？」我想到這裏，心裏覺的這種懵懂的慶祝，實在是可憐可笑。我又轉一念，又問自己道：「假使這幾萬學生裏面，有一兩個人，受了今天的大刺激，不願意這樣糊糊塗塗的慶祝人家的戰勝，很想今天回學堂去研究研究這一次大爭的歷史，——假使有這樣的一兩個學生，他們又到那裏去尋研究的材料呢？有什麼書可讀？有什麼雜誌可參考呢？」我自己又回答道：「沒有。」

這是我們中國一件最可恥的事，我們究竟應該怪誰呢？

我們應該怪我們自己。我們掛起「學者」的招牌，有直接研究外國書報的工具，有翻譯書報的能力，但是對於這樣空前的世界大戰爭，我們竟不曾做出一部「歐戰史」，竟不曾譯出一點關於歐戰的參考材料！自從歐戰開始以來，除了梁任公的一本小冊子之外，竟尋不出一部關於歐戰史料的漢文書！（黃英伯葉叔衡

的兩種小冊子那時還不會出來。這不是我們這班人的大罪過嗎？我又想到歐美各國這四五年來出版的歐戰書報那樣多，紀載得那樣詳細，材料搜集得那樣完備；那一方面的情形沒有專書？那方面的意見沒有代表的言論？我想到這裏，回想國內歐戰史料枯窘到如此地步，心裏實在慚愧。

這是我去年冬天在天安門外的感想。我那時恨不能即時邀集一班朋友，日夜趕成許多歐戰史料的書籍。可惜天安門慶祝之後，我不久就奔喪回南，從此以來，我竟不曾有著書譯書的工夫。朋友之中，有幾個注意這項事業的，又都因為太忙了，不能分時間來做書做報。至於那班沒有事做的顧問老爺們和各部的編譯先生們，又覺得『無事』果然可貴，更不肯於無事之中尋出事來做了。

現在梁和鈞林奏三兩位先生做了這部歐戰全史出來，我看見了非常高興。這部書還不會出全，我不敢亂下批評。但是這部書有二種很大的用處，是我們現在可斷言的。

第一，這部書可補中國今日歐戰參考材料的缺乏。這部書把這一次大戰的各方面——西歐，東歐，南歐，殖民地，陸戰，海戰——都記得很明白，可以使人知道這一次大戰的實在情形。從此以後，國內不通外國文字的人，就可以從這書裏得許多參考研究材料。這一層的需要，我在前面已說過，不消重說了。

第二，這部書可以增進中國人的世界知識和世界眼光。這一次大戰，實在不是一場『歐戰』，乃是一場空前的『世界大戰』。但是在漢文裏，『世界大戰』四個字（The Worldwar）還不成名詞，我們中國人的心裏仍舊覺得這是一次『歐戰』。這很可證明多數中國人沒有世界知識，沒有世界眼光。但是平心而論，這也怪不得他們。他們沒有書報可以參考，沒有材料可以研究——報紙上記的大都是魚行狗洞的小新聞，書店裏出版的大都是淪白拆白一類的小書——教他們何處知得一種世界的眼光見識呢？梁林兩位的書，對於此次大戰的遠因近因，以及戰線所及的各方面，參戰各國的政治外交軍事，都能有系統的記載，使讀這書的人自然會

了解一百年來的世界大事，自然會懂得現代世界各國之間的交互關係，自然會明白這一次大戰爭確然不是局部的私鬪，乃是世界文明生死存亡的公鬪；確然不是爲了塞爾維亞一個小地方暗殺了一個老皇太子的報仇之戰，乃是上承一百年世界政局的總毒，下開千百年世界政局的新紀元的一場大事。

第三，這部書出在大戰結局十個月之後，雖然很遲了，但是他有遲出的大好處。當戰爭正烈的時候，人心各有所蔽，事實的真相不容易觀察，是非的真相更不容易了解。現在戰事已完了，意氣稍稍平靜了，從前用來號召的好聽名詞和用來謾罵的醜惡名詞都不大聽見了，各國的眞面目都露出來了，紙老虎都戳穿了，在這個時候著一部大戰全史，事實的收集自然很容易，是非的評判也比十個月前更可靠。所以我說梁林兩君的書在這時候出來，不但不是明日的「黃花」，簡直是應時的要品。我很希望梁林兩君做這書的下卷時，能利用晚出的機會，把俄國的大革命，德奧的大革命，美國政策的變遷，交戰各國戰時內部的組織，以及最後戰

事終了的真原因，都能一一的根據最新的材料，根據最近最公的評判，作成一部最新完備最平允的大戰全史。若能做到這個地位，這部書便可替中國一洗五年沒有歐戰史料書籍的大恥了。

歐遊心影錄楔子

梁啓超

民國八年雙十節之次日，我們從意大利經過瑞士，回到巴黎附近白魯威的寓廬。回想自六月六日離開法國以來，足足四個多月，坐了幾千里的鐵路，遊了二十幾個名城，除倫敦外，卻沒有一處住過一來復以上，真是走馬看花，疲於奔命，如今卻有點動極思靜了。

白魯威離巴黎二十分鐘火車，是巴黎人避暑之地，我們的寓廬，小小幾間樸實樓房，倒有個很大的院落，雜花豐樹，楚楚可人。當夏令時，想是風味絕佳，可惜我不曾享受；到得我來時，那天地肅殺之氣，已是到處彌滿。院子裏那些秋海棠野菊，不用說早已萎黃彫謝。連那十幾株百年合抱的大苦栗樹，也抵不過霜威風力，一片

片的黃葉，蟬聯飄墮，層層堆疊，差不多把我們院子變成黃沙荒磧，還有些樹上的葉，雖然還賴在那裏掙他殘命，卻都帶一種沉憂淒涼之色，向風中戰抖抖的作響，訴說他魂驚望絕。到後來索性連枝帶梗滾掉下來，像也知道該讓出自己所佔的位置，教後來的好別謀再造。

歐北氣候，本來森鬱，加以今年早寒，當舊曆重陽前後，已有窮冬閉藏景象，總是陰霾霾的欲雨不雨，間日還要湧起濛濛黃霧，那太陽有時從層霧疊霧中瑟瑟縮縮閃出光線來，像要告訴世人，說他還在那裏，但我們正想要去親炙他一番，他却已躲得無蹤無影了。

我們住的這避暑別墅，本來就不是預備過冬之用，一切構造，都不合現在的時宜，所以住在裏頭的人，對於氣候的激變感受不便，自然是更多且更早了。

歐戰以來，此地黑煤的稀罕，就像黃金一樣，便有錢也買不着。我們靠着取煖的兩種寶貝，就是那半乾不溼的木柴，和那煤氣廠裏蒸取過煤氣的煤渣。那溼柴煨

也再燬不燃，吱吱的響，像背地埋怨，說道：『你要我中用，還該先下一番工夫。這樣生吞活剝起來，可是不行的。』那煤渣在那裏無精打彩的乾炙，卻一陣一陣的爆出碎屑來，像是惡狠狠的說道：『我的精髓早已榨乾了，你還要相煎太急嗎？』

我們想着現在剛是故國秋高氣爽的時候，已經一寒至此，將來還有三四個月的嚴冬，不知如何過活因此連衣服也不敢多添，好預備他日不時之用。只是靠些室內室外運動，鼓起本身原有的熱力，來抵抗外界的沍寒。

我們同住的三五個人，就把白魯威當作一個深山道院，巴黎是絕跡不去的，客人是一個不見的，鎮日坐在一間開方丈把的屋子裏頭，傍着一個不生不滅的火爐，圍著一張亦圓亦方的桌子，各人埋頭埋腦做各自的功課。這便是我們這一冬的單調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個反比例了。我的功課中有一件，便是整理這部遊記。

讀者莫見笑，我這部遊記落筆以前，我要仿從前入股家做策冒的樣子，先將我

這一年來歐遊的一般觀察和一般感想寫出個概畧來。

巴力門逸話

梁啓超

巴力門許多瑣碎的習慣，就外國人眼光看來，覺得不可解，其實處處都可以看出英國人的特別性格。他那議長戴着斑白的假頭髮，披着純黑的大袈裟，那祕書服裝也是一樣。像戲臺上扮的什麼腳色，議長的名號，不叫做「伯里爾天德」，不叫做「赤亞們」，却叫做「士壁架」，翻譯起來，說是「說話人」的意味。因為從前國王向議會要錢，總是找他說話，得了這個名，至今不改。最奇怪的，下院議員七百零七名，議席却只有五百九十六號，若是全體都出席，便有一百一十一人沒有坐處。這種不合情理的過節，改正他並非甚難，英國人却不管，還是那老樣子。我中英兩國向來都以保守著名，但我們中國人所保守的，和英國正相反。中國人最喜歡換招牌，抄幾條憲法，便算立憲，改一個年號，便算共和，至於政治社會的內容，連骨帶肉，都是前清那個舊軀殼。英國人內部是不斷的新陳代謝，實際上時時刻刻在那裏

革命；却是那古香古色的老招牌，抵死也不肯換。時髦算時髦極了；頑固也頑固極了。

巴力門裏頭，最神聖的是『阿達』這個字，原意訓秩序；此處含義稍廣，泛指規則。議員言動，有些子違犯規則，『阿達』『阿達』的聲浪，便四座怒鳴。若從議長口中說出『阿達』這個字來，無論議場若何喧嘩，立刻就變肅靜。他們的『阿達』却從沒有第幾條第幾項的寫在紙上。問他有多少『阿達』『阿達』的來歷如何？沒有人能毅回答。試舉他幾個例：從前有位新到院的議員，初次演說，開口就說了一聲『諸君』，便到處叫起『阿達』來了。因為他們的『阿達』，凡有演說，都是對議長說話，不是對議員說話，所以頭一句只能說『士璧架』，不能說『諸君』。因此之故，若是有人正在演說時，你若向他前面走過，便犯了『阿達』。因為把他聲浪隔斷，怕『士璧架先生』聽不真了。

『阿達』中最不可思議的，是他們的絲織高頭帽。他們穿什麼衣服，是絕對自由；

惟有這項高頭帽，非戴不可。爲這項帽子，那老政治家格蘭斯頓，就鬧了兩回笑話。原來他們的「阿達」，每到議案採決時，先行搖鈴，隔兩分鐘搖一次；二次後會員都要齊集廊下，分立左右，以定可否。格翁正在洗澡，（院內有浴室）鈴響起來，換衣服萬趕不及；只得身披浴衣，頭戴高帽，飛奔出來，惹得哄堂大笑。

他們的「阿達」尋常演說是光着頭的，惟有當採決鈴聲已響，臨時提出動議，那提出人必要戴高帽演說。有一回格翁又鬧亂了，他提出這種動議，却忘記戴。忽然前後左右都叫起「阿達」來。他找他的帽子又找不着；急忙忙把旁座的戴上。格翁是個有名的大腦袋，那高帽便像大冬瓜上頭放着個漱口盂，又是一場哄堂大笑。還有好笑的，那戲裝打扮的議長，這高頭帽也要預備。要來什麼用呢？原來巴力門採決的法定人數要四十名，剛缺一名不足時，議長就來湊數。六分鐘搖鈴二次。每次鈴響後，議長點數目，一，二，三，點到第四十，他就把高帽戴在假頭髮上，高呼「四十」！你想這種情形，不是真有點像唱戲嗎？

他們又有一個「阿達」，每次散會，總是議員動議，議長宣告。有一天議員個個都忘了動議，竟自鳥獸散了，弄得議長一個人在那神龕裏（議長席）坐到三更，幸虧一個院內守夜的走過，問起來由，纔到處找得一位議員進來，正式動議，議長然後正式宣告散會。你說好笑不好笑呢？！噢！諸君莫笑，這種瑣瑣碎碎的情節，就是英國人法治精神的好標本。「英國國旗永遠看不見日落」都是從這「阿達神聖」的觀念贏得來哩。我方纔說，英國人愛政治活動，就像愛打球，同是一種團體競技的頑意兒。須知他們打球也是最講規則的，不尊重規則，就再沒有人肯和你頑了。就算中國人打牌，也有他種種規則。若打輸了，就推翻桌子，還成話嗎？我們辦了幾年共和政治，演的都是翻桌子把戲。這都從何說起？他們不制定一種法律便罷；一經制定，便神聖不可侵犯，非經一定程序改廢之後，是有絕對效力，無論何人都要服從。所以他們對於立法事業，絲毫不肯放過。若是法律定了不算賬，白紙上灑些黑墨來哄人，方便自己的要他，不方便的就隨時抹殺，那麼何必要這些法律？就有了立法

權又中何用呢？講到這一點，那些半野蠻未開化的軍閥不足責了。就是我們高談憲政的一派人，也不能不分擔責任。因為他們蔑法的舉動，我們雖然不是共犯，但一時爲意氣所蔽，竟有點不以為非了。就只一點，便是對國民負了莫大罪惡。我如今覺悟過來了，所以要趁個機會，向國民痛徹懺悔一番，並要勸我們朋友輩，從此洗心革面，自己先要把法治精神培養好了，纔配談政治哩。一面還要奉勸那高談護法的一派人，也注意這種精神修養。若是拿護法做個招牌，骨子裏面，還是方便自己的法律就要他，不方便的隨時抹殺，那罪惡豈不是越發深重嗎？總之我自從這回到了歐洲，才覺得中國人法律神聖的觀念，連根芽都還沒有。既沒有這種觀念，自然沒有組織能力。豈但政治一場糊塗，即社會事業，亦何從辦起？唉！我國民快點自覺啊！快點自懺啊！

諭妻

楊繼盛

賢妻張貞：

古人云：「死有重於泰山，死有輕於鴻毛。」蓋當死而死，則死比泰山尤重；不當死而死，則無益於事，比鴻毛尤輕。死生之際，不可不揆之於道也。我一時間死在你前頭，你是一個激烈羸暴的性子，只怕你不曉得死比鴻毛尤輕的道理，我心甚憂，故將這話勸你。婦人家有夫死就同死者，蓋以夫主無兒女可守，活着無用，故隨夫亦死，這纔謂之當死而死。一死有重於泰山，纔謂之貞節。若夫主雖死，尚有幼女孤兒，無人收養，則婦人一身，乃夫主宗祀命脈一生事業所係；於此若死，則棄夫主之宗祀，墜夫主之事業，負夫主之重託，貽夫主身後無窮之慮；則死不但輕於鴻毛，且爲衆人之唾罵。便是不知道理的婦人，我打一百四十棍，不死，是天保佑我。那時不死，如今豈有死的道理？萬一就死，也是重於泰山了。所惜者，只是兩個兒子尚幼，讀書俱有進益，將來都可成的，只怕誤了他。一個女尚未出嫁，無人教導看管，怕惹人恥笑。我就死了，留得你在，教導我的兒女成人長大，各自成家立業，就合我活著的一般。我在九泉之下，也放心，也歡喜，也感谢你。如今咱一家兒無有我，也罷了；無有

你，一時成不得的；便人亡家破，稱了人家的願，惹人家的笑，你是一個最聰明知道理的，何須我說。千萬只是要你戒激烈的性子，以我的兒女爲重方可！

咱哥雖無道理，也無別意，不過只是要便宜心腸，凡事讓些，與他便宜，他就歡喜了，不可與他爭競。二姐四姐要你長看顧他，五姐六姐，庶母死後，也要親近他。應民自幼養活他一場，也須分與他些地土，其餘家事，諒你善處，我又說在後面，故不須多言。

諭子

應尾應箕兩兒：

人須要立志。初時立志爲君子，後來多有變爲小人的。若初時不先立下一個定志，則中無定向，便無所不爲，便爲天下之小人；衆人皆賤惡你，你發憤立志，要做個君子，則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你，故我要你弟兄，先立起定志來。

心爲人一身之主，如樹之根，如果之蒂，最不可先壞了心。心裏若是存天理，存公

楊繼盛

道，則行出來，便都是好事，便是君子這邊的人，心裏若存的是人欲，是私意，雖欲行好事，也有始無終；雖欲外面做好人，也被人看破你，如根衰則樹枯，蒂壞則果落。故我要你休把心壞了。

我若不在，你母是個最正直不偏心的人，你兩個要孝順他，凡事依他；不可說你母向那個兒子，不向那個兒子；向那個媳婦，不向那個媳婦。要着他生一些兒氣，便是不孝。不但天誅你，我在九泉之下，也擺布你。

你兩個是一母同胞的兄弟，當和好至老，不可各積私財，致起爭端；不可因言語差錯，小事差池，便面紅面赤。應箕性暴些，應尾自幼曉得他性兒的，看我面皮，若有些衝撞，擔待他罷。應箕敬你哥哥，要十分小心，合敬我一般的敬纔是。若你哥哥計較你些兒，你便自家拜跪，與他陪禮。他十分惱不解，你便央及你哥哥相好的朋友勸他，不可他惱了你，就不讓你。你大伯這樣無情的擺布我，我還敬他，是你眼見的你待你哥，要學我纔好。

應尾媳婦，是儒家女，應箕媳婦，是官家女，此最難處。應尾要教導你媳婦，愛弟妻如親妹；不可因他是官宦人家女，便氣不過，生猜忌之心。應箕要教導你媳婦，敬嫂嫂如親姐；衣服首飾，休穿戴十分好的；你嫂嫂見了，口雖不言，心裏便有幾分不耐煩，嫌隙自此生矣。四季衣服，每遇出入，妯娌兩個是一樣；兄弟兩個也是一樣的。每吃飯，你兩個同你母一處喫，兩個媳婦一處喫；不可各人合各人媳婦自己房裏喫，久則就生惡了。

你堂兄燕雄、燕豪、燕傑、燕賢，都是知好歹的人；雖在我身上冷淡，卻不干他事。俗語云：「好時是他人，惡時是家人。」你兩個要敬他，讓他祖產分有未均處，他若是愛便宜，也讓他罷。切記休要爭競，自有旁人話短長也。

你兩個年幼，恐滑人見了，便要哄誘你，或請你喫飯，或誘你賭博，或以心愛之物送你，或以美色誘你；一入他圈套，便喫他虧，不惟蕩盡家業，且弄你不成的人。若有這樣人哄你，便想我的話來識破。他合你好，是不好的意思，便遠了他；揀着老成

忠厚，肯讀書肯學好的人，你就與他肝膽相交，語言必信；逐日與他相交，你自然成個好人，不入下流也。

讀書見一件好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件不好的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個好人，則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與他一般；見一個不好的人，則思量我將來切休要學他。則心地自然光明正大，行事自然不會苟且，便爲天下第一等人矣。

居家之要，第一要內外界限嚴謹。院牆要極高，上面必以棘針緣的周密；少有缺壞，務要追究來歷。如夏間霖雨，院牆倒塌，必即時修起；如雨天不便，亦即時加上寨籬，不可遷延日月，庶止姦盜之原。酒肉麪果，油鹽醬菜，必總收一庫房；五穀糧食，必總收倉房；當家之人，掌其鎖鑰，家人不得偷盜。衣服要樸素，房屋休高大，飲食使用要儉約。休要見人家穿好衣服，便要做；住好房屋，便要蓋；使好家伙，便要買；此致窮之道也。若用度少有不足，便算計可費多少，卽賣田產補完。切忌不可揭債；若揭債

則日日行利，累得債深，窮得便快。戒之戒之。

田地四頃有餘，穀你兩個種了；不可貪心，見好田土又買；蓋地多則門必高，糧差必多，恐致負累，受縣官之氣也。

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床席。甯讓人勿使人讓。我甯容人，勿使人容我。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讎於我，則即時丟過。見人之一善，對人稱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人有向你說某人感你之恩，則云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說某人惱你，則云彼與我平日最相好，豈有惱我，謗我之理；則惱我者聞之，其怨即解。人之勝似你，則敬重之，不可有妬忌之心。人之不如你，則謙待之，不可有輕賤之意。又與人相交，久而益密，則行之邦家，可無怨矣。

我一母同胞現在者四人，你大伯二姑四姑及我。大伯有四個好子，且家道富貴，

不必你憂，你二姑四姑俱貧窮，要你常看顧他，你敬他合敬我一般。至於五姑六姑，亦不可視之如路人也。同族中有飢寒者，不能葬者，不能嫁娶者，要你量力周濟，不可忘一本之念，漠然不關於心。

你姐是你同胞的人，他日後若富貴便罷；若是窮，你兩個要老實供給照顧他。你娘要與他東西，你兩個休要違阻。若是有些違阻，不但失兄弟之情，且使你娘生氣，又爲不友，又爲不孝。記之記之！

楊應民是我自幼撫養他成人。你日後與他村裏莊窠一所；墳左近地，與他五十畝。他若公道，便與他；若有分毫私心，私積錢財，房子地土，都休要與他。鋤鉞他若守分，到日後與他地二十畝，村宅一小所，若是生事，心裏要回去，你就合你兩個丈人商議，告着他。原是四兩銀子買的他，放債一年，銀一兩得利二錢；按着年，問他要，不可饒他。恐怕小廝們照樣兒行，你就難管。福壽兒，甲首兒，揚愛兒，都是監中伏侍我的人，日後都與他地二十畝，房一小所。以上各人，地土與墳左右近的，着他看守墳。

墓許他種，不許他賣。

覆奏本已上，恐本下急，倉卒之間，燈下寫此，殊欠倫序；然居家做人之道，盡在是矣。拏去你娘看後，做一個布袋裝盛，放在我前卓上。每月初一、十五，合家大小，位前拜過了，把這手卷從頭至尾，念一遍，合家聽着，雖有緊事，也休廢了。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椒山子書於福堂。

家訓

曾國藩

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宿遷

字諭紀

鴻澤

十六日在濟甯開船，念四日至宿遷。小舟酷熱，晝不乾汗，夜不成寐；較之去年赴臨淮時，困苦倍之。

吾家門第鼎盛，而居家規模禮節，未能認真講求。歷觀古來世家長久者，男子須講求耕讀二事，婦女須講求紡績酒食二事。斯干之詩，言帝王居室之事，而女子重

在酒食是議，家人卦以二爻爲主，重在中饋，內則一篇，言酒食者居半，故吾屢教兒婦諸女，親主中饋，後輩視之，若不要緊，此後還鄉居家，婦女縱不能精於烹調，必須常至廚房，必須講求作酒作醢醢小菜之類，爾等可須留心於蒔蔬養魚，此一家興旺氣象，斷不可忽，紡績雖不能多，亦不可間斷，大房唱之，四房皆和之，家風自厚矣。至囑至囑。

鈴兒草

(Bellflower)
法國莫泊三原著

憚鐵樵

怪事爲甚這已往的陳迹，像溫書似的，常常潮上心頭，有意不去想他，只爲做不到。

當我爺娘住在卻梯克司時候，有個年老女裁縫，我們都叫他裁縫媽的，他每星期三，必到我家來，做些縫補事情，還記得那時我們住的老屋，是尖頂的，附近有三數家田舍人家。

離我家約莫幾百碼，就是卻梯克司大村，不好算村莊，差不多是個小鎮市，在這

小鎮市中有個禮拜堂，那牆是紅色磚造的，年久了却變做黑色。

每星期三裁縫媽六點半七點時，就到我家。我家裏另外有間裁縫屋子，他來了就到這屋裏做工。他是纖長身軀，鼻準頰輔和眼皮上，都生著灰色長毛，口唇邊的毛尤其豐而且鬚，猛可裏錯認，道是他有了鬍子。

他又是跛腳，形狀和別的跛腳不同；我以為很像一隻船下了錨，因為他走路來，大起大落，像船在大浪裏顛播。

我是很崇拜裁縫媽淵博的。每星期三早起，我必定跑到裁縫屋裏，看他做工。他做工時，常用一個小腳鑪烘脚。我跑進去，他必定將腳爐讓給我烘，叫我坐在上頭；說如此方不受着地下的寒溼。

他一面做工，一面講故事給我聽。他的手指，很是敏捷，眼睛卻非放大眼鏡不行。他說的都是村裏頭的故事：某甲家的牛，有一天從牛欄裏跑了出來，第二天早起，到一個磨坊裏找着的；又是教堂裏鐘樓上，忽然看見雞蛋，誰都不知道雞蛋怎會

到這所在；又是某乙的狗，有一天，他家曬在門外的褲子，給流丐偷了去，那狗會從三十里路之外，叫着回來。他這些話，我當時聽了，直是希世妙文，我母親黃昏對講的故事，都不如他講的有滋味；大文豪大詩家的著作，還不如這村婦編造的引人入勝。

一天星期三早起，我在裁縫屋裏，裁縫媽有一搭沒一搭的講了好久，後來我到田舍人家屋後拾榛子去，回來再到裁縫屋裏；這一次所遇的事情，直到如今，還像是昨日的事！

剛巧把門推開，我就見這老婦躺在地上，他臉向着地，兩手伸直向前，一手捏着針，一手拿着未完工的衣服，一隻較短的腳，着了藍色襪，一隻較長的腳，伸在他坐的凳子下面；他的眼鏡在牆腳邊倒沒有碎，我見了，倒抽一口冷氣，轉身便走。想喊人，不知怎樣喊，只一路直着嗓子嚷。他們不知就裏，都吃了一驚，忙問所以。我方纔告訴他們，裁縫媽死了。

他們都到裁縫室去了，我嚇得心神不定，獨自跑到起坐屋裏，就一張靠着壁角的椅子上，坐着發怔，直到天黑下來，還是不動。耳朵裏聽着外面我爺娘和一個人講話，這個人聲音，我辨得出，他是常到我家來的醫生。

醫生道：「唉！這可憐的婦人！他脚跌斷的時候，正是我初到這裏時候。他的事情，只有我知道，我從沒有將這祕密告訴人過。如今他是死了，我倒要代他表白一番。」

「那時候，這老婦人纔十七歲，小字鈴兒草，委實是天下麗質，相貌既標緻，談吐舉動也漂亮。其時學校裏來了一個助教，年紀很輕，相貌亦好；鈴兒草那時在這學校裏做工，這助教倒也謹守繩墨，別無可議的舉動；校長克勤，做事最是一板三眼的，教員辦事人都很怕他。

「後來那少年助教，不知怎樣和鈴兒草有了愛情。一天，兩人密約，在屋頂上堆柴草的屋子裏，談幾句話。傍晚放課時節，鈴兒草乘人不備，躲入柴屋裏，一會子，少年助教也來了，談得沒有幾句話，柴屋門沒拴上，給風吹開。可巧校長克勤走過，瞥

見柴屋裏有人，他便嚷道：「誰在那高處呢？」助教吃一大驚，忙對鈴兒草道：「不好，我要丟飯碗了！你快躲着……」不待說完，便走出來。校長道：「哦——錫傑司，你在那裏做甚？」少年急得發昏，答道：「我想那乾草很軟的，我上來休息一會子。」校長聽罷，嘻着嘴乾笑道：「你這話奇怪，但我似乎聽得你和人說話，畢竟還有誰在那裏。」助教變色道：「就只我一個人。」校長道：「不對，一個人那裏會說話。」助教發急道：「墨歇，我肯發誓的。」校長道：「不必，我自己上來看看就得了。」說着，便革登革登的拾級登樓。

校長年老了，上樓很費力，錫傑司趕他未上來之前，悄悄的哀告道：「我一世的事呢！你快的從那窗子裏跳出去罷，等一會我再來救你出來。」鈴兒草也是急不暇擇，真果開開窗子，跳了出去。

克勤先生走上樓來，親自搜尋了一回；只見那柴屋黑漆漆空洞洞的，並無別人，心裏煞是奇怪，倒也不好說什麼。

黃昏時分，這助教跑到我那裏，說如此這般：原來鈴兒草從三層樓滾到二層屋簷上，又從二層屋簷滾到下層牆腳邊，動彈不得，要我去救他。記得那一天是大雨，我想人命關係，少不得奮勇向前。同這助教將女子救到我家，仔細診視時，一隻腳上受傷了三處，脛骨折斷，又攢入肌肉裏去。我將他救醒之後，告訴他腳要廢了。他歎口氣道：「唉！這是上帝罰我的！很相當的懲罰！」

我通知這女子的親屬朋友，假說他是從雇乘的馬車上跌下，以致身受重傷，剛剛跌在我的門口，所以由我救他。衆人聽了，都信以爲真，警局也不知所以，他卻從此變了跛腳。

在我的眼光裏看來，此人勇於懺悔，雖歷史上的大人物，何以加之。平心而論，可以當得「英雄」兩字。他畢生只用過這一次愛情，雖說肢體殘廢，當他少年時未必不好嫁人，如今到死還是處子，總算是能以身殉情的。然而他不死，我這話倒未便出口。」

醫生說完，我母親哭了，我父親說了些什麼，我也不曾聽真。我仍舊躲在坐起屋裏不動，好一會，又聽得許多腳步聲，他們將裁縫媽的屍體抬出去了！

東方雜誌

畸人

法國伏蘭氏著

周瘦鵑

達士孟先生已到了五十五歲，纔娶一個很年輕的婦人。那婦人的嬌媚，忽在他眼中霍的亮了起來。他苦心研究學問已二十五年，也覺得有些厭倦咧。他老人家一向在書房的塵埃中過生活，恰有人把瑪麗（那婦人的名字）荐了來，做他的謄寫人。他幽閉半世，到此似乎見了一道陽光。那女的很窮苦，他却有幾個錢。於是把這一副美貌，來掉換他的姓和財產。不過他的欲望小，那女的貪念大。

既結了婚，那女的費用分外大。但他正迷戀着，怕夫人不快，不敢反對。他的財產，也就縮小起來。不上幾時，他夫人連結婚時立下的誓也忘了，自去享受他不正當的自由。可憐達士孟先生就漸漸兒老了。他本是個愛名譽愛體面的人，只是軟弱些，暗暗挨着苦痛，不給人家知道。末後他瞧自己快要破產了，自從結婚以後，便第

一回醒悟過來，他決意守住那最後留着的一些子進款，不再浪用。好在他在鄉下還有一宅舊屋子，又陰森，又冷靜，藏在一所園子後面，由一個老園丁給他看管。到此他便同着夫人住了進去，就把那老園丁充了下人。瑪麗原不贊成，死命反對。達士孟先生却也打定主意，一動都不動。可是目前受這打擊，全爲了夫人奢華無度，纔弄到這個樣子。心中一恨，倒把勇氣提了起來。以前失去的主權，倒恢復了。不容他夫人作主，竟一同住到鄉下去。但他夫人既沒了服侍的女侍，又沒那些捧他愛慕他的少年郎。這兩重難堪的事，逼得他分外動怒，眼中便霍霍的發出兇燄來。

他們過這新生活，端有一禮拜光景。一天晚上，兩下忽在臥房中起了爭論，鬧得很利害。那園丁住的小屋子雖相去不很近，兩耳也不大清明，然而還聽得他們吵鬧的聲音。在這春天的夜中，就起了這兩種不和之聲。那丈夫的聲音很生硬，那婆子的聲氣很尖銳。鬧了一會，却斗的靜了。很詫異的，一絲聲息都沒有。

天明後，那園丁心中很不自在，在園子裏一條小徑上走着。達士孟先生忽從窗

中探出身來，喚住他。園丁便把腳上穿着的大木靴脫了，擱在門口，疾忙入到屋中，把園中那股泥香和玫瑰花香帶了進去。這香氣又像是夏天大雨後花園中的清香，頓時充滿了四周。但那裏邊室中，更有一陣濃香，透將出來，這分明是那位年少貌美的夫人身上的衣香。只那園丁向四面瞧時，却不見夫人的影兒。

那時達士孟先生一個人在室中，立在一隻挺大的箱子旁邊。這箱中本是裝書的，此刻蓋兒開着，裏邊散着好多美麗可愛的女人用品。輕紗咧，麻布咧，花邊咧，甚麼都有。達士孟先生面色灰白，把兩眼避着這箱兒不看，只把手指着。那手像羊皮紙一般乾枯，似乎瑟瑟地在那裏發抖。當下便說道：

「你去把他鎖好了，然後！」

「然後怎樣？」園丁問。

「今天晚上，我們倆把這箱子帶到園子盡頭處。在那邊掘一個窟窿，又寬又深，接着就放下箱子去。你可明白麼？」

「明白，明白，」園丁囁嚅着答應，一面早已嚇得抖個不住。

「往後你把地上鋪平了，在那邊種幾株玫瑰花。到秋天便有死的枯葉，到冬天便有雪了。如此甚麼事都沒有咧。」

「玫瑰花——死的枯葉——雪，」——園丁呆呆的學着他說。他想起了要做這件事，身上已出了一身冷汗。他又想起昨夜的那回事。先鬧得很利害，猛可裏却沒了聲音。他這樣想去，覺得內中含着很可怕的意思。他原知道主人結婚後的生活，很不快樂。但他此刻深怕失掉位置，又不大信託警察，因此也不說甚麼。到了晚上，就助着主人把那可怪的箱子埋了。不上幾時，玫瑰開出花來。到十月中放着血紅的花瓣，又散滿了一地的死葉子。

達士孟先生從不會到那邊去。臉色更見得慘白，身體也彎下去，比了個一百歲的人似乎更老了。他眼光時常不定，彷彿在那裏追一個影子。每天夜中，那園丁常從夢魘中嚇醒，喘息着，跳下床來。他自信有一個鬼，流着血，呻吟着。在園子裏往來

走動。他腦中還嵌着那夜吵鬧的情景，便推想到殺死人的事，一會又想起自己做了甚麼——他，明明是個幫兇。於是想寫一封匿名信給警察署，叵耐總提不起這股勇氣來。

達士孟先生死了——有人說是自殺——他的天良便表現出來，警察們到來，得了那園丁的報告，立時着手探查。那箱子給他們找到了，還沒有爛。忙把他開了蓋，翻一個身。只見箱中裝滿的都是些美麗脆薄的東西，分明曾經偎貼過美人兒玉膚的。却並不見甚麼死尸。把屋中和園子裏搜了一個遍，也搜不到甚麼。這大概是達士孟先生報了仇，犯下了罪，把那祕密也帶了去咧。警察們對於此事，詫異得甚麼似的那園丁也不願再留在這嫌疑的屋中。

幸而隔了一天，有一個公證律師忽地接到了那位失蹤的達士孟夫人寄來一封信，他說已得了丈夫死的消息，現在要求接受他遺下的薄產。原來那夜吵鬧之後，夫人就悄悄地溜了出去，決意不受他丈夫的束縛。

這一件事人家那裏想到這個被妻拋棄的可憐人並不把死尸裝入箱中，却是葬他愛情上的一片幻影。那些殉葬的品物，就都是引起婦人虛榮的成績品。他要見玫瑰花和死的枯葉着在那祕密的墳墓上，就能見人生在世，壽命很短，和這花一樣。他再要見雪蓋上去，就是要掩蓋住以前一切罪惡，漸漸淡忘！他到底是個畸人。

季遐年

節錄儒林外史

這人姓季名遐年，自小無家無業，總在這些寺院裏安身。見和尚傳板上堂吃齋，他便捧着一個鉢站在那裏隨堂吃飯，和尚也不厭他。他的字寫得最好，却又不肯學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創出來的格調，由着筆性寫了去。但凡人要請他寫字時，他三日前就要齋戒一日，第二日磨一天的墨，却又不許別人替磨，就是寫了十四字的對聯，也要用墨半碗，用的筆都是那人家用壞了不要的他才用。到寫字的時，候，要三四個人替他拂着紙，他才寫，一些拂的不好，他就要罵要打，却是要等他情

願，他才高興。他若不情願時，任你王侯將相，大捧的銀子送他，他正眼兒也不看他。又不修邊幅，穿着一件稀爛的直裰，穿着一雙破不過的蒲鞋。每天寫了字，得了人家的筆資，自家吃了飯，剩下的錢就不要了，隨便不相識的窮人，就送了他。

那日大雪裏，走到一個朋友家。他那一雙稀爛的蒲鞋，踹了他一書房的滋泥。主人曉得他的性子不好，心裏嫌他，不好說出，只得問道：「季先生的尊履壞了，可好買雙換換？」季遐年道：「我沒有錢買。」主人道：「你肯寫一幅字送我，我就買鞋送你了。」季遐年道：「我難道沒有鞋，要你的？」主人厭他腌臢，自己走了進去，拿出一雙鞋子道：「你先生且請先換換，恐怕腳底下冷。」季遐年惱了，並不作別，就走出大門嚷道：「你家什麼要緊的地方？我這雙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我坐在你家，還要算我抬舉你，我希罕你的鞋穿！」

一直走回天界寺，氣呼呼的，又隨堂吃了一頓飯。吃完看見和尚房裏，擺着一盒子上好的香墨。季遐年問道：「你這墨可要寫字？」和尚道：「這是昨天施御史的命令。」

孫老爺送我的，我還要留着轉送別位施主老爺，不要寫字。」季遐年道：「寫一幅好哩。」不由分說，走到自己房裏，拿出一個大墨盃來，揀了一定墨，舀些水，坐在禪床上替他磨將起來。和尚分明曉得他的性子，故意激的他寫，他在那裏磨墨，正磨得高興，侍者進來向老和尚道：「下浮橋的施老爺來了。」和尚迎了出去，那施御史的孫子，已走進禪堂來，看見季遐年彼此也不爲禮，自同和尚到那邊敘寒暄。

季遐年磨完了墨，取了一張紙來，鋪在桌上，叫着個小和尚，替他接紙。他取了一管敗筆，側轉了頭，把紙相了一會，一口氣就寫了一行。那右手邊小和尚動了一下，他就把筆一鑿，把小和尚鑿矮了半截，鑿了殺豬般叫。老和尚聽見慌忙來看，他還在那裏鑿的嚷成一片。老和尚勸他不要鑿，替小和尚按着紙，讓他寫完了。施御史的孫子，也來看了一會，向老和尚作別去了。

次日施家一個小廝走到天界寺來，看見季遐年問道：「有個寫字的姓季的可在這裏？」季遐年道：「問他怎的？」小廝道：「我家老爺叫他明日去寫字。」季遐年

聽了也不回他，說道：「罷了他今日不在家，我明日叫他來是了。」

次日走到下浮橋施家門口，要進去，門上人攔住道：「你是什麼人，混往裏頭跑！」
季遐年道：「我是來寫字的。」那小廝從門房走出來看見道：「原來就是你！你也會寫字！」帶他走到廠廳上，小廝進去回了。施御史的孫子剛走出屏風，季遐年迎着臉大罵道：「你是何等之人？敢來叫我寫字？我又不貪你的錢，又不仗你的勢，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寫起字來！」一頓大嚷大叫，把施鄉紳罵得閉口無言，低頭走開。季遐年依舊回到天界寺去了。

荆元

箭鏃林外史

南京有一個做裁縫的，這人姓荆名元，五十多歲，在三山街開一個成衣舖，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餘下工夫，就彈琴寫字，也極喜歡做詩。

朋友和他相與的問他道：「你今既要做雅人，爲什麼還要你做你這貴行？何不同些學校中人相與相與？」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爲性情相近，故此時常

學學。至於我們這個賤行，是祖父遺留下來的，難道讀書識字，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況且那些學校中的朋友，他們另有一種見識，怎肯和我們相與？而今每日尋得六七分銀子，吃飽了肚，要彈琴，要寫字，諸事都由得我。又不貪圖人的富貴，又不伺候人的顏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朋友們聽了他這一番話，也就不和他親熱。

一日荆元吃過了飯，思量沒事，一徑踱到清涼山來，這清涼山是城西極幽靜的所在。他有一個老朋友姓于的，住在山背後。那于老者也不讀書，也不做生意，養了五個兒子，最長的四十餘歲，小兒子也有二十多歲。老者督率着五個兒子，灌園擔糞。園有二三十畝大，中間空隙之地，種了許多花卉，堆着幾塊石頭。老者就在那旁邊蓋了幾間茅草房，手植的幾樹梧桐，長到三四十圍大。老者看着兒子灌了園，也就到茅齋生起火來，煨好了茶，吃着看那園中的新綠。

這日荆元步了進來，于老者迎着道：『好些時不見老哥來，生意忙得很？』荆元

道：『正是今日纔打發清楚些，特來看看老爺。』于老者道：『恰好烹了一壺現成茶，請用一杯。』斟了茶，送過來。荆元坐着吃道：『這茶色香味都好，老爺却在那里取來的這樣好水？』于老者道：『我們城西不比你城南，到處井泉，都是吃得的。』荆元道：『古人動說避世，我想起來那里要什麼桃源？只如老爺這樣清閒自在，住在這樣城市山林的所在，就是現在的活神仙了！』于老者道：『只是我老拙一樣事也不會做，無得如老哥會彈一曲琴，也覺得消遣些。近來想是一發彈得好了，可好幾時請教一回？』荆元道：『這也容易，老爹不嫌污耳，明日我攜琴來請教，』說了一會，辭別回去。

次日荆元自己抱了琴來到園內，于老者已焚了一爐好香，在那里等候。彼此見了，把琴安放在石櫬上。荆元席地坐下，于老者坐在旁邊聽。荆元慢慢和了絃，彈起來鏗鏗鏘鏘，聲振林木。那些鳥雀聞之，都棲息枝間默聽。彈了一會，忽作變徵之音，淒清宛轉。于老者聽到深微之處，不覺悽然淚下。自此他兩人常常往來，當下也就

別過了。

最後一課。

法國都德著
胡適譯

這一天早晨，我上學去，時候已很遲了，心中很怕先生要罵。況且昨天漢麥先生說過，今天他要考我們的動靜詞文法，我卻一個字都不記得了。我想到這裏，格外害怕，心想還是逃學去玩一天罷。你看天氣如此清明溫暖；那邊竹籬上兩個小鳥兒唱得怪好聽；野外田裏，普魯士的兵士正在操演。我看了幾乎把動靜詞的文法都丟在腦後了。幸虧我膽子還小，不敢真個逃學，趕緊跑上學去。

我走到市政廳前，看見那邊圍了一大羣的人，在那裏讀牆上的告示。我心裏暗想，這兩年我們的壞消息，敗仗哪，賠款哪，都在這裏傳來，今天又不知有什麼壞新聞了。我也無心去打聽。一口氣跑到漢麥先生的學堂。

平日學堂剛上課的時候，總有很大的響聲，開抽屜關抽屜的聲音，先生，鐵戒尺的聲音，種種響聲，街上也常聽得見。我本意還想趁這一陣亂響的裏面混了進去。

不料今天我走到的時候，裏面靜悄悄地一點聲音都沒有。我朝窗口一瞧，只見同班的學生都坐好了。漢麥先生拿著他那塊鐵戒尺，踱來踱去。我沒法只好硬著頭皮，推門進去，臉上怪難爲情的。幸虧先生還沒有說什麼，他瞧見我，但說：「孩子快坐好！我們已要開講，不等你了。」我一跳跳上了我的坐位，心還是拍拍的跳。坐定了，定睛一看，纔看出先生今天穿了一件很好看的暗綠袍子，挺硬的襯衫，小小的絲帽。這種衣服，除了行禮給獎的日子，他從不輕易穿起的。更奇怪的，今天這學堂都是肅靜無譁的。最奇怪的，後邊那幾排空椅子上也坐滿了人。這邊是前任的縣官和郵政局長，那邊是赫叟那老頭子。還有幾位我却不認得了。這些人爲什麼來呢？赫叟那老頭子，帶了一本初級文法書擺在膝頭上。他那副闊邊眼鏡，也放在書上。兩眼睜睜的望著先生。我看這些人臉上都很愁的，心中正在驚疑，只見先生上了座位，端端敬敬的開口道：「我的孩子們，這是我末了的一課書了。昨天柏林有令下來說，阿色司即亞爾薩司和娜戀即羅來因兩省，現在既已割歸普國，從此以後，這

兩省的學堂只可教授德國文字，不許再教法文了。你們的德文先生明天就到，今天是你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我聽了先生這幾句話，就像受了電打一般。我這時纔明白，剛纔市政廳牆上的告示，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這就是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我的法文纔該打呢。我還沒學作法文呢。我難道就不能再學法文了？唉，我這兩年爲什麼不肯好好的讀書爲什麼却去捉鴿子打木球呢？我從前最討厭的文法書、歷史書，今天都變了我的好朋友了。還有那漢麥先生也要走了，我真有點捨不得他。他從前那副鐵板板的面孔，厚沈沈的戒尺，我都忘記了。只是可憐他。原來他因爲這末了一天的功課，纔穿上那身禮服。原來後面空椅子上那些人，也是捨不得他的。我想他們心中也在懊悔從前不曾好好學些法文，不會多讀些法文的書。咳，可憐的很！……我正在癡想，忽聽先生叫我的名字，問我動靜詞的變法，我站起來，第一個字就回錯了。我那時真羞愧無地，兩手撐住桌子，低了頭不敢擡起來。只聽先生說道：「孩子，我也不怪你。你自己總夠受了。天天你們

自己騙自己，說這算什麼，讀書的時候多著呢。明天再用功還怕來不及嗎？如今呢？你們自己想想著，你總算是一個法國人，連法國的語言文字都不知道。……先生說到這裏，索性演說起來了。他說我們法國的文字怎麼好，說是天下最美最明白最合論理的文字。他說我們應該保存法文，千萬不要忘記了。他說『現在我們總算是爲人奴隸了。如果我們不忘我們祖國的言語文字，我們還有翻身的日子。』……先生說完了，翻開書，講今天的文法課。說也奇怪，我今天忽變聰明了。先生講的，我句句都懂得。先生也用心細講，就像他恨不得把一生的學問今天都傳給我們。文法講完了，接著就是習字。今天習字的本子也換了，先生自己寫的好字，寫着『法蘭西』『阿色司』『法蘭西』『阿色司』四個大字，放在桌上，就像一面小小的國旗。同班的人個個都用心寫字，一點聲息都沒有，但聽得筆尖在紙上颼颼的響。我一面寫字，一面偷偷的擡頭瞧瞧先生。只見他端坐在上面，動也不動一動。兩眼瞧瞧屋子這邊，又瞧瞧那邊。我心中怪難過，暗想先生在此住了四十年了，他的

園子就在學堂門外，這些櫃子櫃子都是四十年的舊物。他手裏種的胡桃樹，也長大了，窗子上的朱簾也爬上屋頂了。如今他這一把年紀，明天就要離此地了。我彷彿聽見樓上有人走動，想是先生的老妹子在那邊收拾箱籠。我心中直替他難受；先生却能硬着心腸，把一天功課，一一作去，寫完了字，又教了一課歷史。歷史完，便是那班幼稚生的拼音。坐在後的赫叟那老頭兒，帶上了眼鏡，也跟着他們拼那 Ba, Be, Bi, Bo, Bu (巴，卑，比，波，布) 我聽他的聲音都哽咽住了，很像哭聲。我聽了又好笑，又要替他哭。這一回事，這末了一天的功課，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忽然禮拜堂的鐘敲了十二響，遠遠地聽得喇叭聲，普魯士的兵操演回來，踏踏踏踏的走過我們的學堂。漢麥先生立起身來，面色都變了，開口道：『我的朋友們！我……我……』先生的喉嚨哽住了，不能再說下去。他走下座，取了一條粉筆，在黑板上用力寫了三個大字，「法蘭西萬歲」。他回過頭來，擺一擺手，好像說散學了，你們去罷。

航海 俄國杜僅納甫著

耿濟之

我從剛浦岸乘船到倫敦去。船上有二個搭客：一個是我，那個是一隻良種的小猴兒，是剛浦的某商人把他運到英國送給一位富人的。

他被小練子繫在船面一根木柱上，一邊上下往來的跳躍，一邊嗚嗚的叫，如同鳥鳴一樣，很覺得可憐。

我常跑到他面前去。他老用那黑而且冷的手拉着我，用憂愁而且同人一樣的目光看着我。我也拉住他的手，他叫也不叫，也不跳了。

海上一點沒有風浪，那大海和鉛色的食桌布一樣，齊齊整整的鋪在船的四圍，船尾的鐘聲不斷噠噠的響，和着小猴兒慘叫的聲音，一樣都能惹起旅客的愁懷。

海豹有時來出游泗，一會兒斜轉了一個身，就隱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不喜歡說話的船長，帶着一副爲日光炙黑的醜臉，拿着一根短煙管，呼呼的抽

個不了，一邊看着海上這樣風景，很露出無味的樣子。

我問他的話，他回答我很簡單，很不自在。不得已只好同我那親愛的同伴——小猴兒——在一塊兒消遣。

我坐在他旁邊；他也不喊叫了，緊緊的拉着我的手。

濃霧起來了，對面看不見東西；我們倆迷迷糊糊的坐着，互相倚靠，好像最親愛的朋友。

我竟沒頭沒腦的出神了半天。

我現在卻笑着……然而在那時竟發生了一種感覺。

我們全是一個母親生出來的小孩子，那可憐的小猴能夠服服貼貼倚靠在我的身旁，好像他的親人似的，這真叫我快樂呢。

傳習錄一

徐愛

新社會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

先生曰：「試舉着。」

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個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爲知孝知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

此卻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個，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個，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個兩個，亦有甚用？」

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知做行的功夫，卽功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知道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卽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

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卽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傳習錄二

黃以方

先生曰：「諸公在此，務要立個必爲聖人之心，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方能聽吾說話，句句得力。若茫茫蕩蕩，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癢，恐終不濟事，回家只尋得舊時伎倆而已，豈不惜哉？」

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

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爲子而傲，必不孝；爲臣而傲，必不忠；爲父而傲，必不慈；爲友而傲，必不信。故象與丹朱俱不孝，亦只一「傲」字，便結果了此生。諸

君常要體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無纖介染着，只是一無我則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而已。無我自能謙，謙者衆善之基，傲者衆惡之魁。」

君子國

節錄魏花綠

唐敖因素聞君子國好讓不爭，想來必是禮樂之邦，所以約了多九公上岸，要去瞻仰。走了數里，離城不遠，只見城門上寫着「惟善爲寶」四個大字。

二人把匾看了，隨即進城，只見人煙輳集，作買作賣，接連不斷，衣冠言談，都與中原一樣。

唐敖見言語可通，因向一位老翁，問其何以好讓不爭之故。誰知老翁聽了，一毫不懂。又問國以君子爲名，是何緣故？老翁也回不知。一連問了幾個，都是如此。多九公道：「據老夫看來，他這國名，以及「好讓不爭」四字，大約都是鄰邦替他取的，所以他們都回不知。剛才我們一路看來，那些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光景已是不爭之

意；而且士庶人等，無論富貴貧賤，舉止言談，莫不恭而有禮，也不愧「君子」二字。」
唐敖道：「話雖如此，仍須慢慢觀玩，方能得其詳細。」

說話問來到鬧市，只見有一隸卒，在那里買物，手中擎着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卻討恁般賤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唐敖聽了，因暗暗說道：「九公，凡買物只有賣者討價，買者還價。今賣者雖討過價，那買者並不還價，卻要添價，此等言談，倒也罕聞。據此看來，那「好讓不爭」四字，竟有幾分意思了。」

只聽賣貨人答道：「既承照顧，敢不仰體；但適才妄討大價，已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况敝貨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云「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今老兄不但不減，反要加價，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唐敖道：「漫天要價，就地還錢。」原是買物之人向來俗談，至「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亦是買者之話。不意今皆出於賣者之口，倒也有

趣。

只聽隸卒又說道：「老兄以高貨討賤價，反說小弟克己，豈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方爲公允。試問那個腹中無算盤，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談之許久，賣貨人執意不增，隸卒賭氣照數付價，拏了一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那里肯依，只說價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走過兩個老翁，作好作歹，從公評定，命隸卒照價拏了八折貨物，這才交易而去。唐多二人不覺暗暗點頭。

走未數步，市中有個小軍，也在那里買物。小軍道：「剛才請教貴價若干？老兄執意吝教，命我酌量付給；至遵命付價，老兄又怪過多。其實小弟所付，業已刻減，若說過多，不獨太偏，竟是違心之論了。」賣貨人道：「小弟不敢言價，聽兄自付者，因敝貨既欠新鮮，而且平常，不如別家之美，若論價值，只照老兄所付減半，已屬過分，何敢謬領大價？」唐敖道：「貨色平常，原是買者之話；付價刻減，本係賣者之話；那知此處卻句句相反，另是一種風氣？」

只聽小軍又道：「老兄說那里話來？小弟於買賣雖係外行，至貨之好醜，安有不知，以醜爲好？亦愚不至此。第以高貨只取半價，不但欺人過甚，亦失公平交易之道了。」賣貨人道：「老兄如真心照顧，只照前價減半，最爲公平，若說價少，小弟也不敢辨，惟有請向別處，再把價錢談談，才知我家並非相欺哩。」小軍說之至再，見他執意不賣，只得照前減半付價，將貨略略選擇，拏了就走。賣貨人忙攔住道：「老兄爲何只將下等貨物選去？難道留下好的給小弟自用麼？我看老兄如此討巧，就是走遍天下，也難交易成功的。」小軍發急道：「小弟因老兄定要減價，只得委曲從命，略將次等貨物拏去，於心庶可稍安；不意老兄又要責備，且小弟所買之物，必須次等方能合用，至於上等，雖承美意，其實倒不適用了。」賣貨人道：「老兄既要低貨方能合用，這也不妨，但低貨自有低價，何能付大價而買醜貨呢？」小軍聽了，也不答言，拏了貨物，只管要去，那過路人看見都說小軍欺人不公，小軍難違衆論，只得將上等貨物下等貨物各攜一半而去。

唐敖道：「如此看來，這幾個交易光景，豈非「好讓不爭」一幅行樂圖麼？我們還打聽甚麼？且到前面再去暢遊。如此美地，領略領略風景，廣廣識見，也是好的。」

桃花山

節錄老殘遊記

……打過尖，吃過飯，向山裏進發。才出村莊，見面前一條沙河，有一里多寬，却都是沙，惟有中間一線河身。土人架了一個板橋，不過數丈長的光景。橋下河裏，雖滿結了冰，還有水聲從那冰下潺潺的流。聽着像似環佩搖曳的意思。知道是水流帶着小冰與那大冰相撞擊的聲音了。

過了沙河，即是東峪。原來這山從南面迤邐而來，中間龍脈起伏，一時雖看不到。只是這左右兩條大路，就是兩批長嶺，岡巒重沓，到此相交。除中峯不計外，右邊一條大谿河叫東峪，左邊一條大谿河叫西峪。兩峪裏的水在前面相會，並成一谿，左環右轉，灣下三灣，纔出谿口。出口後，就是剛纔所過的那條沙河了。

子平進了山口，擡頭看時，只見不遠前面就是一片高山，像架屏風似的迎面豎起，土石相間，樹木叢雜。却當大雪之後，石是青的，雪是白的，樹上枝條是黃的，又有許多松柏是綠的，一叢一叢，如畫上點的苔一樣。騎着驢，玩着山，實在快樂得極，思想做兩句詩描摹這個景象。

正在凝神，只聽壳鐸一聲，覺得腿臄裏一軟，身子一搖，竟滾下山澗去了。幸喜這路本在澗旁走的，雖滾下去，尚不甚深。況且澗裏兩邊的雪，本來甚厚，只爲面上結了一層薄冰，做了個雪的包皮；子平一路滾着，那薄冰一路破着，好像從有彈鑽的樺子上滾下來似的，滾了幾步，就有一塊大石將他攔住，所以一點沒有碰傷。連忙扶着石頭，立起身來。那知把雪倒戳了兩個一尺多深的窟窿。看那驢子在上面，兩隻前蹄已經立起，兩隻後蹄還陷在路旁雪裏不得動彈。連忙喊跟隨的人，前後一看，并那推行李的車子影響俱無。你道是甚麼緣故呢？原來這山路，行走的人，本來不多，故那路上積的雪，比旁邊稍爲淺些，究竟還有五六寸深。驢子走來一步步的

不甚喫力，子平又貪看山上雪景，未曾照顧後面的車子。可知那小車輪子是要壓倒地上往前推的，所以積雪的阻力顯得很大，一人推着，一人挽着，尙走得不快，本來去驢子已落後有半里多路了。

申子平陷在雪中不能舉步，只好忍着性子等小車子到。約有半頓飯工夫，車子到了。大家歇下來想法子。下頭人固上不去，上頭的人也下不來。想了半天說，只好把細行李的繩子解下兩根，接續起來，將一頭放了下去。申子平繫在腰裏，那一頭上邊四五個人齊力收繩，方纔把他吊了上來。跟隨人替他把身上雪撲了又撲，然後把驢子牽來，重復騎上，漫漫的行。這路雖非羊腸小道，然忽而上高，忽而下低。石頭路徑，冰雪一凍，異常的滑。自飯後一點鐘起身，走到四點鐘，還沒有十里路。心裏想道：聽村莊上人說到山集不過十五里，然走了三個鐘頭，纔走了一半。冬天日頭本容易落，况又是個山裏，兩邊都有嶺子遮着，愈黑得快。一面走着，一面的算，不知不覺那天已黑下來了。勒住了驢子，同推車子商議道：「看看天已黑下來了，大約

還有六七里地呢，路又難走，車子又走不快，怎麼好呢？」車夫道：「那也沒有法子，好在今兒是個十三日，月亮出得早，不管怎麼，總要趕到集上去。大約這荒僻山徑，不會有強盜，雖走晚些，到也不怕他。」

子平道：「強盜雖沒有，——倘或有了，我也無多行李，很不怕他，拿就拿去，也不要緊，——實在可怕的，是豺狼虎豹。天晚了，倘若出來個把，我們就壞了。」車夫說：「這山裏虎到不多，有神虎管着，從不傷人，只是狼多些，聽見他來，我們都拿根棍子在手裏，也就不怕他了。」

說着走到一條橫澗跟前，原是本山一支小瀑布，流歸谿河的。瀑布冬天雖然乾了；那沖的一條山溝，尚有兩丈多深，約有二丈多寬，當面隔住。一邊是陡山，一邊是深峪，更無別處好繞。子平看見如此景象，心裏不禁作起慌來，立刻勒住驢頭，等那車子走到，說：「可了不得！我們走差了路，走到死路上了。」那車夫把車子歇下，喘了兩口氣，說：「不能，不能。這條路影一順來的，並無第二條路，不會差的。等我去看

看，該怎麼走。」朝前走了幾十步，回來說：「路到是有，只是不好走。你老下驢罷。」

子平下來，牽了驢，依着走到前面看時，原來轉過大石，靠裏有人架了一條石橋。只是此橋僅有兩條石柱，每條不過一尺一二寸寬，兩柱又不緊相黏靠，當中還鑿着幾寸寬一個空當兒；石上又有一層薄冰，滑溜滑溜的。子平道：「可嚇煞我了！這樣怎樣過法！一滑腳就是死，我真沒有這個膽子走。」車夫大家看了說：「不要緊，我有法子，好在我們穿的都是蒲草毛窩，腳下很把滑的，不怕他。」一個人道：「等我先走一躺試試。」遂跳竄跳竄的走過去了。嘴裏還喊着：「好走！好走！」立刻又走回來說：「車子却沒法推，我們四個人擡一輛，作兩躺擡過去罷。」申子平道：「車子擡得過去，我却走不過去。那驢子又怎樣呢？」車夫道：「不怕的，且等我們先把你老扶過去，別的你就不用管了。」子平道：「就是有人扶着我，也是不敢走。告訴你說罷：我兩條腿已經軟了，那裏還能走路呢？」車夫說：「那們也有辦法。你老大大總睡下來，我們兩個人擡頭，兩個人擡腳，把你老擡過去。何如？」子平說：「不妥，不

妥。」又一個車夫說：「還是這樣罷：解根繩子，你老拴在腰裏；我們一個夥計在前頭挽着一個繩頭，一個夥計在後頭挽着一個繩頭。這個樣走，你老膽子一壯，腿就不軟了。」子平說：「只好這樣。」於是先把子平照樣扶掖過去，隨後又把兩輛車子擡了過去。到是一個驢死不肯走，費了許多事，仍是把他眼睛蒙上，一個人牽，一個人打，纔混了過去。等到忙定歸了，那滿地已經都是樹影子，月光已經很亮的了。

大家好容易將危橋走過，歇了一歇，吃了袋烟，再望前進。走了不過三四十步，聽得遠遠鳴鳴的兩聲。車夫道：「虎叫！虎叫！」一頭走着，一頭留神聽着。又走了數十步，車夫將車子歇下，說：「老爺，你別騎驢了，下來罷。聽那虎叫從西邊來，越叫越近了，恐怕是要到這路上來，我們且避一避罷。儻到了跟前，就避不及了。」說着，子平下了驢。車夫說：「咱們捨弔這個驢了喂他罷。」路旁有個小松，他把驢子繮繩拴在小松樹上，車子就放在驢子旁邊。人却倒迴走了數十步，把子平藏在一處石壁縫裏。車夫有躲在大石脚下，用些雪把身子遮了的，有兩個車夫盤在山坡高樹枝

上的都把眼睛朝四面看着。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西邊嶺上，月光之下，竄上一個物件來。到了嶺上，又是鳴的一聲。只見把身子往下一探，已經到了西澗邊了，又是鳴的一聲，這裏的人，又是冷，又是怕，止不住格格價亂抖。還用眼睛看着那虎，那虎既到西澗，却立住了脚，眼睛映着月光，灼亮灼亮，並不朝着驢子看，却對着這幾個人。又鳴的一聲，將身子一縮，對着這邊撲過來了。這時候山裏本來無風，却聽得樹梢上呼呼地響，樹上殘葉激激落地，人面上冷氣梭梭地割。這幾個人早已嚇得魂飛魄散了。大家等了許久，却不見虎的動靜。還是那樹上的車夫膽大，下來喊衆人道：「下來罷，虎去遠了。」車夫等人，次第出來。方纔從石壁縫裏，把子平拉出，已經嚇得呆了。過了半天，方能開口說話，問道：「我們是死的，是活的那？」車夫道：「虎過去了。」子平道：「虎怎樣過去的？一個人沒有傷麼？」那在樹上的車夫道：「我看他從澗西沿過來的時候，只是一穿，彷彿像鳥兒似的，已經到了這邊了。他落腳的地方，比我們這樹梢還高着七八丈呢。落下來之後，又是一縱，已經到了這東嶺上。」

邊，嗚的一聲，向東去了。」

申子平聽了，方纔放下心來，說：「我這兩隻腳，還是稀軟稀軟，立不起來，怎麼是好？」衆人道：「你老不是立在這裏呢嗎？」子平低頭一看，纔知道自己並不是坐着，也笑了，說道：「我這身子，真不聽我調度了。」於是衆人攙着，勉強移步，走了約數十步，方纔活動，可以自主，歎了一口氣道：「命雖不送在虎口裏，這夜裏若再遇見剛纔那樣的橋，斷不能過；肚裏又飢，身上又冷，活凍也凍死了。」說着，走到小樹旁邊，看那驢子，也是伏在地下，知是被那虎叫嚇的如此，跟人把驢子拉起，把子平扶上驢子，慢慢價走。轉過一個石嘴，忽見前面一片燈光，約有許多房子，大家喊道：「好了！好了！前面到了集鎮了！」只此一聲，人人精神震動，不但人行脚下覺得輕了許多，即驢子亦不似從前畏難苟安的行動。那消片刻功夫，已到燈光之下，原來並不是個集鎮，只有幾家人家住在這山坡之上，因山有高下，故看出如層樓疊榭一般。到此大家商議，斷不再走，硬行敲門求宿，更無他法。

玉大人誣盜記

節錄老殘遊記

(老董告訴老殘的一段案)

在我們此地西南角上，有個村莊，叫于家屯，這于家屯也有二百多戶人家。那莊上有個財主，叫于朝棟，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二子都娶了媳婦，養了兩個孫子。女兒也出了閣。這家人家過的日子，很爲安逸。

不料禍事臨門，去年秋間被強盜搶了一次，其實也不過去些衣服首飾，所值不過幾百吊錢，這家就報了案。經這玉大人極力的嚴拿，居然也拿住了兩個爲從的強盜夥計；追出來的贓物，不過幾件布衣服。那強盜頭腦早已不知跑到那裏去了。誰知因這一拿強盜，結了冤仇；到了今年春天，那強盜竟在府城裏面搶了一家子。玉大人雷厲風行的，幾天也沒有拿着一個人。過了幾天，又搶了一家子；搶過後，大明大白的放火，你想玉大人可能依呢？自然調起馬隊追下來了。

那強盜搶過之後，打着火把出城，手裏拿着洋槍，誰敢上前攔阻？出了東門，望北

走了十幾里地，火把就滅了。玉大人調了馬隊，走到街上；地保更夫，就將這情形詳細稟報。當時放馬追出了城，遠遠還看見強盜的火把，追了二三十里，看前面又有火光帶着兩三聲槍響。玉大人聽了，怎能不氣呢？仗着膽子本來大，他手下又有二三十匹馬，都帶着洋槍，還怕甚麼呢？一直的追去，不是火光便是槍聲。到了天快明時，眼看離追上不遠了；那時也到了這于家屯了。過了于家屯，再往前追，槍也沒有，火也沒有。玉大人心裏一想，說道：『不必往前追，這強盜一定在這村莊上了。』

當時勒回了馬頭，到了莊上；在大街當中，有個關帝廟，下了馬，吩咐手下的馬隊，派了八個人，東南西北一面兩匹馬把住，不許一個人出去，將地保鄉董等人叫起。這時天已大明了。這玉大人自己帶着馬隊上的人，步行從南頭到北頭，挨家去搜。搜了半天，一些形跡沒有。又從東望西搜去，剛剛搜到這于朝棟家，搜出三枝土槍，又有幾把刀，十幾根竿子。玉大人大怒說：『強盜一定在他家了！』坐在廳上，叫地保來問：『這是甚麼人家？』地保回道：『這家姓于，老頭子叫于朝棟，有兩個兒子，大

兒叫于學詩，二兒子叫于學禮，都是捐的監生。玉大人立刻叫把這于家父子三個帶上來，你想一個鄉下人，見了府裏大人來了，又是盛怒之下，那有不怕的道理呢。上得廳房裏，父子三個跪下，已經是颯颯的抖，那裏還能說話。玉大人說道：「你好大膽！你把強盜藏到那裏去了？」那老頭子早已嚇的說不出話來，還是他二兒子在府裏讀過兩年書，見過點世面，膽子稍爲壯些，跪着伸直了腰，朝上回道：「監生家裏，向來是良民，從沒有同強盜往來的，如何敢藏着強盜？」玉大人道：「既沒有勾通強盜，這軍器從那裏來的？」于學禮道：「因去年被盜之後，莊上不斷常有強盜來，所以買了幾根竿子，叫田戶長工輪班，來幾個保家，因強盜都有洋槍，鄉下洋槍沒有買處，也不敢買，所以從他們打鳥兒的，回了兩三枝土槍，夜裏放兩聲，嚇驚嚇強盜的意思。」玉大人喝道：「胡說！那有良民敢置軍火的道理！你家一定是強盜。」

回道叫了一聲「來！」那手下人便齊聲像打雷一樣，答應了一聲「唻！」玉大

人說：『你們把前後門都派人扎了，替我切實的搜。』這些馬勇遂到他家，從上房裏搜起，衣箱櫥櫃，全行抖擻一個盡，稍爲輕便值錢一點的首飾，就掖在腰裏去了。搜了半天，到也沒有搜出甚麼犯法的東西。那知搜到後來，在西北角上，有兩間堆破爛農器的，一間屋子裏，搜出了一個包袱，裏頭有七八件衣裳，有三四件還是舊綢子的。馬兵拿到廳上，回說在堆東西的房裏，搜出這個包袱，不像是自己的衣服。請大人驗看。那玉大人看了，眉毛一縐，眼睛一凝，說道：『這幾件衣服，我記得彷彿是前天城裏失盜那一家子的，姑且帶回衙門去，照失單查對。』就指着衣服，向于家父子道：『你說這衣服那裏來的？』于家父子面面相覷，都回不出，還是于學禮說：『這衣服實在不曉得那裏來的。』玉大人就立起身來，吩咐留下十二個馬兵同地保，將于家父子帶回城去聽審。說着就出去，跟從的人拉過馬來，騎上了馬，帶着餘下的人，先進城去。

這裏于家父子，同他家裏人抱頭痛哭。這十二個馬兵說：『我們跑了一夜，肚子

裏很餓，你們趕緊給我們弄點吃的，趕緊走罷。大人的脾氣，誰不知道？越遲去越不得了。」地保也慌張的回去，交代一聲，收拾行李，叫于家預備了幾輛車子，大家坐了進去，趕到二更多天，纔進了城。

這裏于學禮的媳婦，是城裏吳舉人的姑娘；想着他丈夫，同他公公，大伯子，都被捉去了，斷不能鬆散；當時同他大嫂子商議說：「他們爺兒三個都被拘去了，城裏不能沒個人照料；我想家裏的事，大嫂子你老照管着；這裏我也趕忙追進城去，找俺爸爸，想法子去。你看好不好？」他大嫂子說：「很好很好。我正想着城裏不能沒人照應；這些管莊子的，都是鄉下老兒，就差幾個去，也跟傻子一樣，沒有用處的。」說着吳氏就收拾收拾，選了一掛雙套飛車，趕進城去，到了他父親面前，嚎啕大哭。這時候不過一更多天，比他們父子三個還早十幾里地呢。吳氏一頭哭着，一頭把飛災大禍告訴了他父親。他父親吳舉人，一聽渾身發抖，抖着說道：「犯着這位喪門星，事情可就大大的不安了，我先去碰一碰看罷。」連忙穿了衣服，到府衙門求

見，號房上去回過說：「大人說的：『現在要辦盜案，無論甚麼人一應不見。』」吳舉人同裏頭刑名師爺，素來相好，連忙進去見了師爺，把這種種冤枉說了一遍。師爺說：「這案在別人手裏，斷然無事；但這位東家，向來不照律例辦事的。如能交到兄弟書房裏來，包你無事；恐怕不交下來，那就沒法了。」吳舉人接連作了幾個揖，重託了出去。

趕到東門口，等他親家女婿進來，不過一鍾茶的時候，那馬兵押着車子已到。吳舉人搶到面前，見三人面無人色，于朝棟看了看，只說了一句：「親家救我……」那眼淚，就同潮水一樣的直流下來。吳舉人方要開口，旁邊的馬兵嚷道：「大人久已坐在堂上等着呢，已經四五批撥子馬來催過了，趕快走罷。」車子也並不敢停留。吳舉人便跟着車子走着，說道：「親家寬心，湯裏火裏，我但有法子，必去就是了。」說着已到衙門口，只見衙裏許多公人，出來催道：「趕緊帶上堂去罷。」當時來了幾個差人，用鐵鍊子，將于家父子鎖好，帶上去方跪下。玉大人拿了失單交下來。

說：「你們還有得說的嗎？」于家父子方說得一聲「冤枉」……只聽堂上驚堂一拍，大嚷道：「人賊現獲，還喊冤枉，把他站起來去。」左右差人，連拖帶拽拉下去了。

話說那吳舉人到府衙門請見的時候，他女兒于學禮的媳婦也跟到衙門口，打聽消息。聽說府裏大人，不見他父親，已到衙門裏頭求師爺去了；吳氏便知事體不好，立刻把三班頭兒陳仁美請來，送他一付金鐲子，央他設法。所以這邊值日頭兒，一聽叫把他們站起來去，就走到公案面前，跪了一條腿，回道：「真大人的話，今日站籠沒有空子，請大人示下。」那玉大人一聽，怒道：「胡說！我這兩天記得，沒有站甚麼人，怎會沒有空子呢？」值日差回道：「只有十二架站籠，三天已滿，請大人查簿子看。」大人一查簿子，用手在簿子上點着說：「一二三，昨兒是三個，一二三，四五，前兒是五個，一二三，四，大前兒是四個，沒有空到也不錯的……」差人又回道：「今兒可否將他們先行收監，明天定有幾個死的，等站籠出了缺，將他們補上，好

不好請大人示下。」玉大人凝了一凝神，說道：「我最恨這些東西；若要將他們收監，豈不是又被他多活了一天去了嗎？斷乎不行。你們去把大前天站的四個放下，拉來我看。」差人去將那四人放下，拉上堂去。大人親自下案，用手摸着四人鼻子，說道：「是還有點游氣。」復行坐上堂去，說：「每人打二十板子，看他死不死。」那知每人不消得幾拾板子，那四個人就都死了。衆人沒法，只好將于家父子站起，却在脚下選了三塊厚磚，讓他可三四天不死，趕忙想法。誰知什麼法子都想到，仍是不濟。

這吳氏真是好個賢惠婦人；他天天到站籠前來，灌點參湯；灌了回去就哭；哭了就去求人，響頭不知磕了幾千；總沒有人挽回得動這玉大人的牛性。于朝棟究竟上了幾歲年紀，第二天就死了。于學詩到第四天也就差不多了。吳氏將于朝棟屍首領回，親視含殮，換了孝服；將他大伯丈夫後事囑託了他父親；自己跪到府衙門口，對着于學禮哭了個死去活來。末後向他丈夫說道：「你慢慢的走！我替你先到

地下收拾房子去！』說罷，袖中掏出一把飛利的小刀，向脖子上只一抹，就沒有了氣了。這裏三班頭腦陳仁美看見說：「諸位，這吳少奶奶的節烈，可以請得旌表的。我看儻若這時把于學詩放下來，還可以活；我們不如借這個題目，上去替他求一求罷。」衆人都說：「有理！」陳頭立刻進去，找了稿案門上，把那吳氏怎樣節烈說了一遍；又說民間的意思，說這節婦爲夫自盡，情實可憫；可否求大人將丈夫放下，以慰烈婦幽魂？」稿案說：「這話很有理，我就替你回去。」抓了一頂大帽子戴上，走到簽押房，見了大人，把吳氏怎樣節烈，衆人怎樣乞恩，說了一遍。玉大人笑道：「你們到好，忽然的慈悲起來了，你會慈悲于學詩，你就不會慈悲你主人嗎？這人無論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甘心，將來連我前程都保不住。俗話說的好，「斬草要除根」就是這個道理。况這吳氏尤其可恨，他一肚子覺得我冤枉了他一家子；若不是個女人，他雖死了，我還要打他二千板子，出出氣呢。你傳話出去，誰要再來替于家求情，就是得賄的憑據；不用上來回，就把這求情的人，也用站籠站起來

就完了。」稿案下來，一五一十將話告知了陳仁美，大家歎口氣就散了。

那裏吳家業已備了棺木，前來收殮。到晚上學詩，于學禮先後死了。一家四口棺木，都停在西門外觀音寺裏。

一個社交問題——八分鐘的閒談

康白情

平日有朋友沒有事來會我，我總默禱他趁着我正沒在家的時候來；有時我沒有事去會朋友，我又默禱我趁着他正沒在家的時候去。不知道我們這些事繁的，都有我這樣的感想沒有？

「昨晚一片西風，不知道黃花瘦得怎麼樣了？」這是觸景生情的閒談資料。「日球上的黑點兒長到這麼這麼大，世界的末日就要到了！」這是憑空結撰的閒談資料。總而言之，無聊！

我們都有忙得不得了的事，卻每每要押下我們的事來作這種無聊的閒談。你看「悶不悶？」我們都沒有多餘的工夫，卻每每要分了我們這些買不出的工夫。

來作這種無聊閒談。你看可惜不可惜？然而這卻是我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的中國式的社會裏相沿的習俗；我們對他應該怎麼樣？

熟朋友沒有事相會，有事仍然做事，可以置諸不理，是沒有妨礙的。比較上不熟的呢，分明彼此都有事，閒談了十幾分鐘後，作客的說要去了，作主的卻偏要說自己沒有甚麼事，務要請他再坐談一會兒，或者作客的自己本要想去了，卻偏要忍住強坐一會兒，鬚髯才坐談十幾分鐘就去，或者才坐談十幾分鐘就讓客去，殊乖彼此往來之禮，深覺得對不住似的。我不知道這種的習俗，是故意以飾僞相尚呢，還是以時間作禮品？

我想這世事日趨繁賾，我們要成一個社會化的完人，就不能不着手於社會化的修養，——動的修養，活的修養，——就不能不有事於社交。而我們的時間有限，精力有限，又不能不以最經濟的手段從事於社交，節省我們的時間，節省我們的精力，以應這繁賾的世事。所以我這裏，提出一個社交問題——八分鐘的閒談。

但是，怎麼辦呢？

(一)十分鐘嫌其多，五分鐘又嫌其少，所以折衷爲八分鐘的閒談，而且這事在行不在知，所以決然取獨斷的態度，並不和人討論。最要緊的就是要先決定這「八分鐘的閒談主義」。

(二)我們既打定主意，就可以用「沒有要事的閒談請以八分鐘爲限」的字樣，箴諸座右；來會的朋友看看，自然不會久作沒事的閒談了。但我們若去會朋友，也不要超過八分鐘的閒談。

(三)有朋友來，先就可以提醒他「有甚麼事？以便直截了當的說事。如沒有有事，就認爲是閒談；過了八分鐘客還沒去，要是自己有事，儘可以宣布主義對客提出警告，自己作客，如果對於相沿的習俗還有顧忌，也儘可以宣布主義，然後作辭逕去。

(四)這「八分鐘的閒談主義」全所以節省時間，節省精力，何得更有再好的

途徑？若是自己作客，遇不必要時，似乎就是這八分鐘的閒談也不妨節省。那麼勿論所會的在家不在家，儘可以丟下一張片子，不求會面就去。

(五) 約些同情的朋友，作一致的行動，而且逐漸推廣取「攻守同盟」的態度，以除這相沿的習俗。

(六) 我們的生活，也不宜過於機械的了。不然，就會引起了人生的乾燥無味，危及我們心身的發展。所以我們在平日實行這「八分鐘的閒談主義」而於暇日也不可不特約些相投的朋友，常作有益於學問上和行爲上的閒談，以調劑這機械的生活。

只是「德不孤，必有鄰。」對於這個問題我已和些朋友結得有「攻守同盟」的條約了。假使我們這些事繁的，還有同情於這種主義的麼？

「我們叫了出來，我們就要做去。」我已決定於這篇發表之日，實行這「八分鐘的閒談」了。

新青年勞動節紀念號題詞

吳敬恒

倘使擎粗具了一點人形，便算是人，所以從前的神話，要考究人形初具的日子，考不起來，權把一月七日，算了一「人日」，做着紀念。現在才知道，必要人權普遍，才可以算得一個人類社會。因此大家思考，惟有這五月一日，乃是紀念普遍人權的日子。把這日子，算做人日，做了以後，一般人類普遍人權的紀念日子，恰才確實。所以現在就借那現成名詞，替這五月一日，起了一個別號，有時要簡單的稱呼起來，也較容易一點。

勞動者底覺悟

陳獨秀

（在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演說）

世界上是些甚麼人最有用最貴重呢？必有一班糊塗人說皇帝最有用最貴重，或是說做官的讀書的最有用最貴重。我以為他們說錯了，我以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這是因為什麼呢？我們吃的糧食，是那種田的人做的，不是皇帝總

統做官的讀書的人做的；我們穿的衣服，是裁縫做的，不是皇帝總統做官的讀書的人做的；我們坐的各種車船，那是木匠鐵匠漆匠做的；還有許多機器匠，駕船工人，掌車工人，水手，搬運工人等，才能把我們的貨物和我們自己送到遠方，這都不是皇帝總統做官的讀書的人底功勞。這世界上若是沒有種田的，裁縫，木匠，瓦匠，小工，鐵匠，漆匠，機器匠，駕船工人，掌車工人，水手，搬運工人等，我們便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房屋住，沒有車坐，沒有船坐。可見社會上各項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是有他們的力量，才把社會撐住；若是沒做工的人，我們便沒有衣食住和交通，我們便不能生存，如此人類社會，豈不是要倒塌嗎？

我所以說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但是現在人的思想，都不是這樣，他們總覺得做工的人最無用，最下賤；反是那不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我們現在一方面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覺悟，自己無用的下賤；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覺悟，自己有用貴重。

世界勞動者的覺悟，計分二步：第一步覺悟是要求待遇，第二步覺悟是要求管理權。現在歐美各國勞動者底覺悟，已經是第二步；東方各國像日本和中國勞動者底覺悟，還不過第一步。在表面上看起來，歐美日本的勞動者，都在那裏大吹大擂的運動；其實日本勞動者底覺悟和歐美大不相同。因為他們覺悟後所要求的，第一步第二步的分別，第一步覺悟後所要求的，是勞動者對於國家資本家，要求待遇改良；（像減少時間，增加工價，改良衛生保險教育等事。）第二步覺悟後所要求的，是要求做工的人自身站在國家資本家地位，是要求做工的自己起來管理政治，軍事，產業，和第一步覺悟時，僅僅要求不做工的人對於做工的人待遇改良，大不相同。第一步要求還是討飯吃，必須到了自己做飯吃的時候，油鹽柴米菜蔬鍋竈碗碟等，都拿在自己手裏，做工的人底權利，才算穩固。否則無論如何待遇改良，終是仰仗別人底恩惠賞飯。中國古人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現在我們要將這句話倒轉過來說：『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於人。』各國勞動者第

第二步覺悟，第二步要求，並沒有別的奢望，不過是要求做工的勞力者管理政治，軍事，產業，居於治人的地位；要求那不做工的勞心者居於治於人的地位。

我們中國的勞動運動，還沒有萌芽，第一步覺悟還沒有，怎說得到第二步呢？不過我望我們國裏底做工的人，一方面要曉得做工的人覺悟，確有第二步境界，就是眼前辦不到，也不妨作此想；一方面要曉得勞動運動才萌芽的時候，不要以為第一步不滿意，便不去運動。

范縣署中寄弟墨書

鄭燮

十月二十六日得家書，知新置田穫秋稼五百斛甚喜而今而後，堪爲農夫以沒世矣。要須製碓，製磨，製篩羅簸箕，製大小掃帚，製升斗斛，家中婦女，率諸婢妾，皆令習春揄蹂簸之事；便是一種靠田園長子孫氣象。天寒冰凍時，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醬薑一小碟，最是煖老溫貧之具。暇日咽碎米餅，煮糊塗粥，雙手捧碗，縮頸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週身俱煖。嗟乎！嗟乎！吾其長爲農夫以

沒世乎！

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爲四民之末。農夫上者種地百畝，其次七八十畝，其次五六十畝，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穫，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吾輩讀書人，入則孝，出則弟，守先待後，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所以又高於農夫一等。今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錯走了路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有個好結果。其不能發達者，鄉里作惡，小頭銳面，更不可當。夫束修自好者，豈無其人？經濟自期，抗懷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爲壞人所累，遂令我輩開不得口。一開口，人便笑曰：「汝輩書生，總是會說；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說了。」所以忍氣吞聲，只得捱人笑罵。工人制器利用，賈人搬有運無，皆有便民之處；而士獨於民大不便，無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

愚兄平生最重農夫，新招佃地人，必須待之以禮。彼稱我爲主人，我稱彼爲客戶；

「主客原是對待之義，我何貴而彼何賤乎？要禮貌他！要憐憫他！有所借貸，要周全他！不能償還，要寬讓他！嘗笑唐人七夕詩，詠牛郎織女，皆作會別可憐之語，殊失命名本旨。織女，衣之源也；牽牛，食之本也，在天星爲最貴，天願重之，而人反不重乎？其務本勤民，星象昭昭可鑑矣。」

吾邑婦人不能織紬織布，然而主中饋，習鍼綫，猶不失爲勤謹，近日頗有聽鼓兒詞，以鬪葉爲戲者，風俗蕩軼，亟宜戒之。

吾家業地雖有三百畝，總是典產，不可久恃，將來須買田二百畝，予兄弟二人，各得百畝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之義也。若再求多，便是占人產業，莫大罪過。天下無田無業者多矣，我獨何人！貪求無厭，窮民將何所措足乎？或曰：「世上連阡越陌，數百頃有餘者，子將奈何？」應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則一德遵王，風俗偷則不同爲惡，亦板橋之家法也。」哥哥字

五四紀念日敬告青年

黃炎培

「五四」「五四」於今一年了。這一年間，社會空氣，忽而緊張，忽而散漫，不知變化了多少；青年心理，忽而喜，忽而怒，忽而悲憤，不知變化了多少；就是社會對於青年的態度，也不知變化了多少。吾敬愛的青年啊！身受的痛苦，還是有限；像諸這樣單純潔白的腦筋，如何受得住這種惡濁社會所蒸發的甜酸苦辣的滋味？假使國家政治清明，用不着諸君費這樣大的氣力。又假使一般國民有愛國心，有實力，足以監督指導政府，也用不着諸君在青年時，費這樣大的氣力。諸君生在這時的中國，算是諸君的不幸了。轉過來一想，成敗不足論，苦樂不必計；這種甜酸苦辣，實實在在經驗，倒是無價之寶。諸君受了以後，用冷靜的頭腦，下一番親切的考省功夫。優點啊，發揮他；弱點啊，修補他；比呆讀死書，正不知得益多少哩。

今天是第一個「五四」紀念，把吾所欲貢獻於諸君，以及所聽得人家希望諸君的話，認為很有價值的，分條寫出，請吾敬愛的青年，平心想一下。不論什麼事切不可忘掉兩個問題，就是「是什麼？」「為什麼？」在意氣極盛時更要注意。

一 「愛國不廢求學；求學不忘愛國。」真是至理名言。宜切記！宜實行！

一 根本救國，必在科學。倘使沒有人肯用冷靜的頭腦，切切實實，在科學上做功夫，吾國萬無存在的希望。

一 學生自治，是學校最好的組織。這種權柄，是由校長交付，看他年齡和程度，爲相等的授與。吾人須了解學校自治，實共和國家的基礎；對己在以自力養成規律的生活，對人在以羣力發揮服務的精神。

一 關於社會服務的種種事業，吾人應認爲神聖高尚的天職。勿因社會腐敗而厭棄他；應原諒他，開導他。勿因社會錮蔽，不從吾開導，而強迫他，責恨他；應以誠懇的態度，不厭不倦的精神勸化他。

一 勞工神聖，是吾人良心的主張。吾人對於可憐的工人，須盡力設法，給他相當知識和待遇；須根本救助他，使他澈底覺悟；不願專挑動他粗暴的意氣。因爲無知識，卽無實力；單是意氣，轉使他陷入苦境，是吾人良心不安的。

一 社會上病在虛偽，在苟且，在猜疑，在傾軋詬罵，在遮遮掩掩；就爲如此，所以國事糟到這田地。吾人萬不可染這習氣，務須至誠，切實，公正，光明磊落，彼此原諒。

一 人尊敬我，推重我，稱道我，勿因而自誇自大，有規勸我的，是他的好意，勿拒絕他。就是非笑我的，也是他的失德，勿懷恨他。

一 無論愛國運動，文化運動，勿因收小效而自滿，勿因遭小挫而灰心。最要緊的，是用絲續不已的精神，探行有效的方法。

吾敬愛的青年啊，這都是良心話，並不是就要諸君做，是要諸君想想來對的，大家去做是了。

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

蔡元培

現在文化運動，已經由歐美各國傳到中國了。解放呵！創造呵！新思潮呵！新生活呵！在各種週報日報上，已經數見不鮮了。但文化不是簡單，是複雜的；運動不是空談，是要實行的。要透澈複雜的真相，應研究科學，要鼓勵實行的興會，應利用美術。

科學的教育，在中國可算有萌芽了。美術的教育，除了小學校中機械性的音樂圖畫以外，簡截可說是沒有。

不是用美術的教育，提起一種超越利害的興趣，融合一種畫分人我的僻見，保持一種永久平和的心境；單憑那個性的衝動，環境的刺激，投入文化運動的潮流，恐不免有下列三種的流弊：（一）看得很明白，責備他人也很周密，但是到了自己實行的機會，給小小的利害絆住，不能不犧牲主義。（二）借了很好的主義作護身符，放縱卑劣的慾望，到劣迹敗露了，叫反對黨把他的污點，影射到神聖主義上，增了發展的阻力。（三）想用簡單的方法，短少的時間，達他極端的主張，經了幾次挫折，就覺得沒有希望，發起厭世觀，甚且自殺。這三種流弊，不是漸漸發見了，麼？一般自號覺醒的人，還能不注意麼？

文化進步的國民，既然實施科學教育，尤要普及美術教育。專門練習的，既有美術學校，音樂學校，美術工藝學校，優伶學校等，大學校又設有文學，美學，美術史，樂

理等講座與研究所，普及社會的，有公開的美術館或博物院；中間陳列品，或由私人捐贈，或用公款購置，都是非常珍貴的。有臨時的展覽會，有音樂會，有國立或公立的劇院，或演歌舞劇，或演科白劇，都是由著名的文學家音樂家編製的。演劇的人，多是受過專門教育，有理想有責任心的。市中大道，不但分行植樹，並且間以花畦，逐次移植應時的花。幾條大道的交叉點，必設廣場，有大樹，有噴泉，有花壇，有雕刻品。小的市鎮，總有一個公園。大都會的公園，不止一處，又保存在自然的林木，加以點綴，作為最自由的公園。一切公私的建築，陳列器具，書肆與畫肆的印刷品，各方面的廣告，都是從美術家的意匠構成。所以不論那一種人，都時時刻刻有接觸美術的機會。我們現在除文字界，稍微有點新機外，別的還有什麼書畫？是我們的國粹，都是模仿古人的。古人的書畫，是有錢的收藏了，作為奢侈品，不是給人人共見的。建築雕刻，沒有人研究。在羣雜的劇院中，演那簡單的音樂，卑鄙的戲曲。在市街上散步，止見飛揚的塵土，橫衝直撞的車馬，商舖門上貼著無聊的春聯，地攤上

出售那惡俗的花紙，在這種環境中討生活，什麼能引起活潑高尚的感情呢？所以我很望致力文化運動諸君，不要忘了美育！

要做到澈底處

朱天民

愁山老人解釋大學之道云：「大學方法不多些子，不用多知多見，只是三件事便了。第一要悟得自己心體，故曰在明明德。其次要使天下人個個都悟得與我一般，大家都不是舊時知見，斬新作一番事業，無人無我，共享太平，故曰在親民。其次爲己爲民，不可草草半途而止，大家都要做到澈底處，方纔罷手，故曰在止於至善。」老人此解，其開示人生真義，可謂深切已極。而「做到澈底處」一語，尤爲實現人生價值之根本方向。無論講學，無論做事，苟不向澈底處着力，終究是無有價值。

吾人佩服牛頓，因爲能從蘋果落地而還他一個地心引力之澈底。吾人佩服瓦特，因爲能從烹壺蓋動而還他一個蒸氣力之澈底。若反乎是，講學而不求澈底，對於斯賓塞、達爾文、魏鏗、布格森等之學說，雖能煩稱博引，如數家珍，要之全向他家

屋裏討分曉，件件去學他說話，於己於人，都不受用，此謂學說之奴隸。做事而不求澈底，往往事來則應付倉皇，事過則毫不追思；迨至一朝失敗，即灰心喪志，站腳不住，甚者憤世嫉俗，抑鬱不伸，卒出於自殺之斷見。此種現象，今已有其端倪。我恐人生價值，因之而不明，社會進步，因之而障礙。特引懸山老人之語以告我青年學子：曰：勇猛精進，大家都要做到澈底處。

我的體育觀

蔣維喬

我要問我國辦了教育多少年，究竟有幾多教育家，在這「育」字上面有十分體會，見之實行的麼？近十幾年來，大家知道國家衰弱，是因爲國民體魄之不強，所以提倡體育的呼聲，幾幾乎徧滿全國。我要問我國的體育家，在實施體育的時候，究竟在這「育」字上面，有十分領會麼？

我曾走過幾個省分，到一處總要參觀參觀學校，除掉極偏僻的鄉校外，看他的功課，也總有體操一科。至於風氣開通的地方，每年每季，也沒有不舉行運動會的。

照這樣看來，似乎對於體育，也算得盡力提倡了。然而仔細一想，這些體操功課哩，運動會哩，究竟能將那個「育」字的意義，十分發揮麼？

我們這個人，是物的方面心的方面兩者合成的。物的方面，就是肉體；心的方面，就是精神。所以講到體育，這兩方面都不可偏廢的。體操和運動，雖然可以強健筋肉，活動血脈，實在他的效驗，不過偏於肉體罷了。至於精神，就不能顧到，所以於「育」字未必完全。依我的見解，必須兼用修養功夫，方得完成此「育」字的意義。有人說身體強健，精神也自然隨之而強，正不必分作兩截。這話我却不敢贊同。須知道身體和精神，一主用動的修養，一主用靜的修養，偏於一方面，是不可的。

我深可惜如今青生學生，正在身體發育的時候，多犯了胡思亂想的毛病，使精神不得安寧。結果弄得面黃肌瘦，夜眠不安，遺精頭眩，好好的身體，自己弄壞。這是不曉得修養精神，反倒帶累身體的原故。青年的人，犯此病的，不在少數。恐怕再去強迫他體操運動，要越弄越壞了。

我所以主張動的修養，靜的修養，兩者並用。動的修養，就是體操和運動，務必要使學生知道此等體操運動的真正功處，於生理上種種益處，自己站在自動的地位，不要看做照例功課。靜的修養，就是叫精神安靜。我從前曾做過一冊因是子靜坐法，說得十分詳細，能够照這方法去做，固然極好，如若不能照樣做，也要每天規定一時一刻，閉目靜慮，叫精神可以休息，休息纔是。

近來主張新文化運動的人，也有一部分，反對這個法子，以爲是死的修養，和新思潮不合；又以爲近於厭世派。我也不願意和他們辯論。然有一句話要說，譬如要批評一種食物的好歹，你總要先嘗一嘗他的滋味，方可以下判斷。你自己不曾嘗過，就要下這種武斷，說這食物一定不可吃，是不對的。

我是自己幾十年經驗得來，確有效力，方敢告訴人，並且不勉強他人，一定要如此如此做，不過能照樣做的人，做了以後，便知道這靜中境界，真是活潑潑地，全不是死的。至於我們做人，各自向著一種主義做去，總聽各人自己選擇，要說用了這

種功夫，就要斷他是厭世派，恐怕沒有這樣簡單。要知道孔子悲天憫人，一生以救世爲主義，可是他平日也不會廢棄主靜功夫。這主靜的功夫，不過做人的根本，和厭世不厭世，有甚麼相干呢。

孫悟空

節錄西遊記

東勝神州海外有一國土，名曰傲來國，國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喚爲花果山。那山頂上，有一塊仙石，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二丈四尺圍圓，按政歷二十四氣，上有九竅八孔，按九宮八卦。自開闢以來，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華，感之既久，遂有靈通之意。內育仙胎，一日迸裂，產一石卵，似圓毬樣大。因見風，化作一個石猴，五官俱備，四肢皆全。

那猴在山中，却會行走跳躍，食草木，飲澗泉，採山花，覓樹果，與猿鶴爲伴，麋鹿爲羣；夜宿石崖，朝遊峯洞，真是山中無甲子，寒盡不知年。一朝天氣炎熱，與羣猴避暑，都在松陰之下，頑耍了一會，卻去那山澗中洗澡，見那股澗水奔流，真個是滔滔不

竭。

衆猴都道：「這股水不知是那裏的水？我們今日趁閒，順澗邊往上溜頭尋看源流，耍子去耶！」喊一聲，衆猴一齊跑來，順澗爬山，直至源流之處，乃是一股瀑布飛泉。衆猴拍手稱揚道：「好水好水！那一個有本事的，鑽進去尋個源頭出來，不傷身體者，我等即拜他爲王。」連呼了三聲，忽見叢雜中跳出一個石猴，高叫道：「我進去！我進去！」

好猴！你看他瞑目蹲身，將身一縱，逕跳入瀑布泉中，忽睜睛擡頭觀看，那裏邊却無水無波，明明朗朗的一座鐵板橋。橋下之水，沖貫於石竅之間，倒掛流出去，遮閉了橋門。又上橋頭再看，卻似人家住處一般，好個所在。看罷多時，跳過橋，左右觀看，只見正當中有一石碣，碣上鐫著「花果山福地，水簾洞洞天」。石猿喜不自勝，復瞑目蹲身，跳出水外，打了兩個呵欠道：「大造化，大造化！」衆猴圍住問道：「裏面怎麼樣？水有多深？」石猴道：「沒水沒水，原來是一座鐵板橋。橋那邊是一座天造

地設的家當。」衆猴道：「怎見得是個家當？」石猴笑道：「這股水乃是橋下沖貫石竅，倒掛下來，遮閉門戶的橋邊有花有樹，乃是一座石房，房內有石鍋石竈石碗石盃石牀石凳，中間一塊石碣，上鐫著「花果山福地，水簾洞洞天」，真個是我們安身之處。我們都進去住，也省得受老天之氣。」衆猴聽得，個個歡喜，都道：「你還先走，帶我們進去。」石猴却又瞑目蹲身，往裏一跳，衆猴隨後也都進去了。跳過橋頭，一個個搶盆奪碗，占竈爭牀，搬過來，移過去。正是猴性頑劣，再無一個定時，只搬得力倦神疲，方止。石猿端坐上面道：「列位阿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你們纔說有本事進得來，出得去，不傷身體者，就拜他爲王。我如今尋了這一個洞天，與列位安眠穩睡，各享成家之福，何不拜我爲王？」衆猴聽說，卽拱服禮拜，都稱千歲大王。自此石猿高登王位，將石字兒隱了，遂稱美猴王。

美猴王領一羣猿猴獼猴馬猴等，分派了君臣佐使，朝遊花果山，暮宿水簾洞，不入飛鳥之叢，不從走獸之類，獨自爲王，享樂天真，何止二三百載。一日與羣猴喜宴，

忽然墮下淚來，衆猴慌忙羅拜道：「大王何爲煩惱？」猴王道：「我雖在歡喜之時，却有一點兒遠慮，故此煩惱。」衆猴又笑道：「大王，我等日日在仙山福地，古洞神州，無拘無束，自由自在，乃無量之福，有何憂慮？」猴王道：「今日雖不干人王法律，不懼禽獸威服，將來年老血衰，暗中有閻王老子管著，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住天人之內。」衆猴聞言，一個個掩面悲啼，俱以無常爲慮。只見那班部中跳出一個通臂猿猴，厲聲高叫道：「大王如此遠慮，真所謂道心開發也。如今五蟲之內，惟有三等名色，不服閻王老子所管，乃是佛與仙與神聖，三者躲過輪迴，不生不滅，與天地齊壽。」猴王道：「此三者居於何所？」猿猴道：「他只在閻浮世界之中，古洞仙山之內。」猴王聞之，滿心歡喜道：「我明日就辭汝等下山，雲遊海角，遠涉天涯，務必訪此三者，學一個不老長生，躲過閻君之難。」

次日，美猴王早起，折些枯松，編作筏子，取個竹竿作篙，獨自登筏，儘力撐開，飄飄蕩蕩，逕向大海波中，趁天風，來渡南瞻部州地界，一路參訪仙道，無緣得遇，不覺八

九年餘，忽行至西洋大海。他想著海外必有神仙，獨自個依前作筏，又飄過西海，直至西牛賀洲地界。

登岸，徧訪多時，忽見一座高山秀麗，林麓幽深；他也不怕狼蟲虎豹，直登山頂，正觀看間，忽聞得林深處有人言語，急忙穿入林中，側耳而聽，原來是唱歌之聲。歌曰：觀棋柯爛，伐木丁丁。雲邊谷口徐行，賣薪沽酒，狂笑自陶情。蒼徑秋高對月，枕松根一覺天明。認舊林登崖過嶺，持斧斷枯藤。收來成一擔，行歌市上，易米三升。更無些子爭競，時價平平。不會機謀巧謀，沒榮辱，恬淡延生。相逢處非仙即道，靜坐講黃庭。

美猴王聽得滿心歡喜道：「神仙原來藏在這裏。」即忙跳入裏面。看時，乃是一個樵子，在那裏舉斧砍柴。猴王近前叫道：「老神仙，弟子稽首。」那樵漢慌丟了斧，轉身答禮道：「不當人，不當人，我拙漢衣食不全，怎敢當神仙二字？」猴王道：「你不是神仙，如何說出神仙的話來？」樵夫道：「我說甚麼神仙話？」猴王道：「我纔

聽的你說，「相逢處非仙卽道，靜坐講黃庭。」黃庭乃道德真言，非神仙而何？樵夫笑道：「實不瞞你說，這個詞名做滿庭芳，乃一神仙教我的。那神仙與我舍下相鄰，他教我遇煩惱時卽把這詞兒就念，散心解悶。我纔有些不足處，故此念念，不期被你聽了。」猴王道：「你家旣神仙相鄰，何不從他修行學得個不老之方？」樵夫道：「我一生命苦，自幼父亡，母親居孀，止我一人，只得斫兩束柴薪，挑向市廛，賣錢糴米，供養老母，所以不能修行。」猴王道：「據你說起來，乃是一個行孝的君子，向後必有仙分；但求你指與我那神仙住處，却好拜訪去也。」樵夫道：「不遠不遠，此山叫做靈臺方寸山，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那洞中有一個神仙稱名須菩提祖師，那祖師出去的徒弟，也不計其數；現今還有三四十人，從他修行，你順那條小路兒，向南行七八里遠近，卽是他家了。」猴王用手扯住樵夫道：「老兄你便同我去，若還得了好處，決不忘你指引之恩。」樵夫道：「你這漢子甚不通變；我方纔與你說了若我與你去了，却不誤了我的生意？老母何人奉養？我要斫柴，你自去自去。」

猴王聽說，只得辭謝出林，找路過坡，約有七八里遠，果然望見一座洞府；挺身觀看，真好去處。只見那洞門緊閉，靜悄悄杳無人跡。忽回頭，見崖頭立一石碑，上有十個大字，乃是「靈臺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美猴王十分歡喜，看夠多時，不敢敲門；且去，跳上松枝梢頭，摘摘松子吃了頑耍。

少頃間，只聽得閉的一聲，洞門開處，裏面走出一個仙童，高叫道：「甚麼人在此騷擾？」猴王撲的跳下樹來，上前躬身道：「我是個訪道學仙之弟子，更不敢在此騷擾。」仙童笑道：「你是個訪道的麼？」猴王道：「是。」童子道：「我家師父，正纔下榻登壇講道，還未說出原由，就教我出來開門，說外面有個修行的來了，可去接待，想必就是你了。」猴王道：「是我是我。」童子道：「你跟我進來。」這猴王整衣端肅，隨童子徑入洞天深處，一層層深閣瓊樓，珠宮貝闕，說不盡那靜室幽居，直至瑤臺之下，見那須菩提祖師，端坐在臺上，兩邊有三十個小仙，侍立臺下。猴王一見，倒身下拜，磕頭不計其數；口中只道：「師父師父，我弟子志心朝禮。」祖師道：「你是

那方人氏？且說個鄉貫姓名再拜。」猴王道：「弟子乃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人氏。」祖師喝令趕出去，他本是個撒詐搗虛之徒，那裏修甚麼道果？猴王慌忙磕頭不住道：「弟子是老實之言，決無虛詐。」祖師道：「你既老實，怎麼說東勝神州那去處到我這裏，隔兩重大海，一座南瞻部洲，如何就得到此？」猴王叩頭道：「弟子飄洋過海，登界遊方，有十數個年頭，方纔訪到此處。」祖師道：「既是逐漸行來的，也罷。你姓甚麼？」猴王又道：「我無性人，若罵我，我也不惱；若打我，我也不嗔；只是陪個禮兒就罷了，一生無性。」祖師道：「不是這個性，你父母原來姓甚麼？」猴王道：「我也無父母。」祖師道：「既無父母，想是樹上生的。」猴王道：「我雖不是樹上生，却是石裏長的。我只記得花果山上有一塊仙石，其年石破，我便生也。」祖師暗喜道：「這等說，却是個天地生成的，你起來走走我看。」猴王縱身跳起，走了兩遍。祖師笑道：「你身軀雖是鄙陋，却像個食松果的猴獼，我與你就身上取個姓氏意思，教你姓猢，猢字去了個獸傍，乃是個古月，古者老也，月者陰也，老陰

不能化育，教你姓獠倒好，獠字去了獸傍，乃是個子系，子者兒男也，系者嬰細也，正合嬰兒之本論，教你姓孫罷。猴王聽說，滿心歡喜，朝上叩頭道：『好好好，今日方知姓也，萬望師父慈悲，既然有姓，再乞賜個名字，却好呼喚。』祖師道：『我門中有十二個字，分派起名，乃廣，大，智，慧，真，如，性，悔，穎，悟，圓，覺，十二字，排到你正當悟字，與你起個法名，叫做孫悟空，好麼？』猴王笑道：『好好好，自今就叫做孫悟空也。』

我的

陳霆銳

人常常說：『這是我，』『那是我的。』有人遂問道：『我的』二字怎麼解呢？

他就說：因為這物是我所造的，我造這物的時候，沒有人同我幫忙，故這是我的物了。仔細想來，這句話究竟靠得住麼？世人果能造出一種物品，無需他人幫忙麼？這却是一個大大的疑問。譬如外觀報的主筆，坐定着在一二小時內寫下了一篇文章，他用的工具，不過是鋼筆一枚，墨水一壺，寫字紙幾張，這篇文章，好像是完全他的工作物了。到底說來，又何嘗這樣，他坐着寫字，不能不有幾張寫字紙頭，這幾

張紙頭，原來是破布，自破布製成白紙，不知要費去男女工人，幾番手續，然後那個主筆先生可以當作他的一種工具，將他表演思想的文字寫上。造紙廠中的男女工人，即是他的「工伴」Collaborers，并且非但鋼筆，墨水，紙張，須靠着工伴爲他預備；即他主筆自己亦須靠着工伴爲他端正一切。這話說來似乎有些奇怪，其實個中道理，亦極平常。他的意思，在腦海中發現出來，借着腦力，演成爲文字，又借着腕力，將文字寫在紙上。腦力腕力雖屬自己的，但沒有工伴幫他的忙，那能發生出來？昨天晚上，主筆先生已倦極了，無力寫下這篇文章，一夜的酣眠，和朝上適口的早餐，已將他的精神還復過來；今天纔能夠聚精會神，做成這篇文章，諸君請仔細想想，這睡覺和早餐種種的設備，非有許多工伴，同他幫忙，怎能享用呢？這主筆先生的工伴，非但限於現在的人物；過去的人物，亦不知爲這篇文章貢獻了多少。因爲主筆先生不讀過去人的著作，怎能知道文章的法度和思想的軌範呢？有一天萊門皮乞博士 Dr. Lyman Beecher 信步到一禮拜堂，聽人講經，恰逢這宣教師，是

很不誠實的，這天所講的底稿，就是皮乞博士數日前的著作。博士待了他講完以後，即走前問道：『你預備許多時候，纔能演出這番道理來？』宣教師答道：『一星期。』博士遂笑道：『我費了四十年的工夫，纔能寫出這篇經理，』可見得我們平日的著作，却是畢生的閱歷，見解，研究，學問之和。保羅，柏拉圖，梭格拉底，孔子，諸般宗教家及哲學家，爲了世人貢獻多少思想和學識。世間宣教師和學者，從他們的學術思想上，又不知發明了許多。由此看來，千百年前的人物，却爲千百年下人的工件，豈不是信而有證麼？所以我們不能追尋我們思潮的源頭，猶之我們不能追尋我們所飲水料的源頭。水自雲被中，降在高山頭，復由高山流入大川，再由大川分流入短港小河，轉輾以登在我食桌的上邊，誰能一一追尋其源頭呢？

主筆先生寫下了一篇著作，偷就罷了，便一無經濟的價值，不過糟了幾張白紙。要使這篇文字，有經濟的價值，又非有工件協力同作，斷斷難以收效。文字寫下以後，必須請人將這文字在打字機上，照打下來，再送到排字房排印，印就以後，纔可交

郵局從火車輪船寄出，送交各定報人閱看。這中間經過的手續，不知幾十番幫忙的工件，又不知幾百人，纔能達到這個目的。

所以社會却是一極大的合資公司，在社會中間生存的個人，無論他願意不願意，終須爲該合資公司的職員一分子，總應該各盡其職互相扶助。『經濟獨立』却是欺人的話，世界何嘗有此事？世界上人沒有一人可以完全獨立的。現在時代的人所得的原料和工具，多是前代的人遺傳下來的；代價却無量數，現在時代的人亦無從過付這代價。不過現時代人，所有原料和工具，亦統須傳給後代。金錢一物，不過是人類交易之媒介物，却無其他效用。世界上的人，在社會中間服務，有的是很中用，有的是很不中用；但中用的服務，往往受極低的代價，反而很不中用的，倒受極高的代價。譬如在社會間服務，功勞很大的，就是醫生，因爲他可以救人生命；其次就是教員和宣教師，因爲他能教訓世人，使人類漸次有進步。但社會給予教員和宣教師的薪俸，極爲低微；對了沒有十分價值的服務，倒給予過厚的代價。世

間最好的著作，常是不受社會歡迎的，富家子往往肯出數百金購買畫圖一幅，傳世稍久，其價值便漲至數百金了。此豈不是很可笑的事麼？所以嚴格的說起來，世界上的各項物質，多是屬於世界的，沒有人可以據爲私有，不論這物是我做的，或是我買來的，這物的所有權，仍舊屬之社會。現在世界上公認的個人所有權，多是社會上的習慣和法律造出來的，何嘗是天經地義，有顛撲不破的價值？例如人有馬一匹，這馬的所有權，極爲鞏固。但是人家野獸如獅虎之類的所有權，那就不能存在。因爲法律不承認野獸爲一種不動產，現在文明國家常設備動物院，內中野獸的所有權，社會已漸漸承認起來。但由此越發可以證明所有權，是社會習慣造出來的。著作家寫了一本書，其著作權限期二十八年，或者再可延長十四年。

人家土地所有權，直通至該面積的地球中心，但在礦產區域，地面所有權限至幾尺爲止。以上種種舉例，統可顯明所有權一物，是社會習慣和法律造出來的。即有權時間的久暫，範圍的廣狹，亦無非社會習慣和法律定當的。

試將上文總括話起來，就是人生的目的，非爲一己謀樂利，却在同社會上各方面的工件，通力合作，互相扶助，將世界文明促進起來，人類幸福增添起來，纔算可以盡我一分子的責任。自古至今，社會中間的人，雖明白這道理的人很少，但是社會的趨勢，不知不覺却是傾嚮這方面進行。看到法律和習慣的變遷，就可明白了。

我對於一切人類的供狀

孫少侯

我過去的歷史，全被罪惡充滿，良心上感受無限的痛苦。直到如今，纔從黑暗裏觸著一線光明，發見了我應走的路。回想起來，實在可憐的很。我今年五十一歲，生命梯子的階級，已經的走了一大半，快走到盡頭了。趁著我一息尚存的時候，把我從前人格墮落的情況，照實寫出來，絲毫都不隱瞞，做我對於一切人類的一篇供狀。至於讀者如何批評，我一概不管了。

我從十四五歲的時候，就不滿意於家庭生活，後來和社會接觸，受了多少刺激，更添了無限的煩悶。所以不到二十歲，就發生了厭世思想。我最初是研究小學的，

後來又研究老莊和陸王的學術，到了二十六歲，纔看佛經，那時候感受社會壓迫的痛苦太深，一心只求解脫，覺得諸子百家，解釋人生問題，都不甚圓滿，只有佛法是人類的真正歸宿地。閉關兩年，徧讀大小乘經論，兼學禪定，最喜歡研究的是相宗和華嚴宗。教典裏面的神話，有好多和科學抵觸的，我固然不免有些懷疑；但是他那種打破身死捨身救世的精神，我的信仰却十分堅固。後來提倡民族主義，實行革命運動，都是受他感化的影響。那時候我的人生觀雖然很淺薄，心地却是很光明純潔的，沒有一毫權利思想雜在裏頭。這先後十五年的光陰，要算我一生最良好最快活的時代了。

革命成功以後，我做了一個僥倖的幸運兒。由黨魁而都督，由都督而議員，不幸的運命，就從此開始了。我初到北京和袁世凱見了幾回面之後，就知道他是極端專制的人物。新舊學問，一點都沒有。靠他來實行共和政治，是絕對不可能的。但是他的兵力能統一全國，一般人民又對他很有信仰，民黨的勢力和信用，萬敵他不

過。我以為當這個時候，去反對他，是一定要吃虧的。不如就利用他的權力，維持一時的秩序，把國家的基礎弄得鞏固。那知道因這一念之差，就漸漸的入了他的牢籠，做了他的機械。沒有利用到他，倒反被他利用到底。

我辭了安徽都督的職以後，曾經宣言不做行政官。後來袁世凱要叫我做教育總長，又要叫我做山西省長，我都辭了不幹。但是既不願做官發財，就應該和政治脫離關係，什麼事都不管；爲什麼要去辦國事維持會，政友會，又去做國會參議員，約法會議議長，參政院參政呢？難道做機械的政客和傀儡的議員，能比行政官的身分高些嗎？總而言之：這是我自己太沒有定力，站腳不穩，掉在屎坑子裏去，只有越陷越深，那裏能怪別人呢？

民國二年以後，政治大倡復古。軍人官僚的勢力，日見膨脹。民氣一天銷沉一天。全國輿論，都成了睡眠的狀態。較之前清末年，反大退化，我常常的想道這樣的政治，就是共和嗎？從前革命時代，犧牲了無數志士的生命，我也坐過兩年的監獄，受

了許多的苦。難道就僅僅的換得中華民國四個字的空招牌嗎？轉而一想假使民黨得握政權，實行政黨內閣和省長民選的主張表面的制度，似乎比較的好一點。但是人民大多數的幸福，實際上比在袁政府底下，究竟能增進多少呢？歐美的共和先進國家，民治的真精神，到底是個什麼樣子？我們從那裏去學人家呢？我對於這個問題，研究了好久，總是惘惘迷離，想不出一個解決的方法。那個時候，我的思想已經到了破產的地步了。

我在北京來往的人，除了進步黨裏幾個有知識的朋友，可以談談時局，隨便批評；此外所交接的，無非是愚頑的軍人，腐敗的官僚，庸劣的政客，和他簡直沒有正經話可談。四圍都是腐空氣，思想既然到了破產的地步，精神也日就頹喪。除了吃鴉片烟而外，就是買古瓷和名家書畫來消磨時光。那些古董，都是絕大的價錢買來的。我每月有三千元的薪水，不爲不多，然而揮霍的太凶，進的總沒有出去的多，因此三四年間，就負了十二萬塊錢的債。古董本來是預備消遣的，不料因此反添

了許多債累，債主常常的來要錢，就要東扯西挪去應付，勉強敷衍過日子。因此精神肉體，都日見衰憊；從前的英氣消磨盡淨，不知到那裏去了？到了帝制發生的時候，袁世凱叫我組織籌安會，我何嘗不明白這不是人應做的事，但是我已經成了尸居餘氣的廢人，那裏還有絲毫氣力去抵抗他？只有唯唯聽命，把個人的人格，完全爲洪憲皇帝去犧牲罷了。這就是我人格墮落的事實。其實，我並不是到帝制發生的時候才墮落的，當共和成立的時候，也就墮落了。第一步的墮落，就是由革命黨變成都督；第二步的墮落，就是由軍人變成政客；到了做籌安會的會長，已經掉在大海裏頭，沉沉好久，變成一個死屍了。

我自從脫離了北京腐敗惡劣的空氣，已經三年。古董字畫也賣完了。鴉片烟也戒盡了。我的身體，已經恢復了二十年前的狀態。回想從前人格墮落的情況，良心上只覺得痛苦萬分。去年俄羅斯革命，德奧失敗，軍國主義，被民治主義戰勝。我得了他一個大教訓，漸漸的有點覺悟。後來又讀了許多新思想的雜誌，受了他多少

感化，好像黑夜迷路的人眼前忽然現出一點光明，在光明裏頭找出來一條道路。我心裏纔恍然如夢初醒，喜歡的了不得。但是我在黑暗社會裏過久了，中的毒很深了，腦子裏舊思想的徑路也大熟了。現在世界的潮流，雖然大變，我的環境，還是絲毫未改。雖得了這一點覺悟，還沒有真澈底。要是沒有堅決的毅力，去和環境拚命的奮鬥，恐怕還不免被他引誘，又走到墮落的舊路上去。我爲這個時時刻刻擔著心。前一個月，有一位舊朋友向我說：『你近來窮到這個樣子，飯都沒有的吃了。你爲甚麼在家裏呆坐著，不去想法子在政治上活動活動？我在京裏還可以替你幫幫忙。』他的話說的很懇切，我當時心裏也動了一動。轉而一想，少候——少候……你這個念頭錯了。你從前的罪孽還沒有造夠嗎？墮落的路徑，還能再走嗎？你現在已經五十一歲，轉眼就是要死的人了。要是一不小心，再走錯了一步路。你再想懺悔，還來得及嗎？我想到這裏，不由的通身都是冷汗。

我現在只有一種打算。過去的我，算是已經死了。現在的我，算是又重生的。我的

知識很幼稚；思想很簡單；能力很薄弱。但是我的眼睛沒有花，還能看書；我的舌沒有禿，還能演講；我的腦子和手脚沒有殘廢，還能去做勞心勞力的工作；我的年紀雖過半百，志氣還同少年一樣。我現在正鼓著精神，大著膽子，在荆棘堆子裏，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著。一天死了，也好讓後來的兄弟們，走我的屍首上踹過去，做他們的一條墊腳石。前天有一個人向我的朋友說：『少侯近來有了覺悟，固然很好。但是還要看他將來怎麼樣？』這位朋友，把他的話寫在信裏告訴我。我覺得這兩句批評，對我的意思，是很熱誠很懇摯的。我心裏又是感激，又是悚惶。我的過去，全是罪惡，不必回顧了；我的生命只有將來，只有將來是我的生命。再過三年五年，我究竟怎麼樣？請他在旁邊冷眼瞧着罷。

「新」老「都」可怕

朱劍帆

早幾天一個朋友，寄一封信把我恭維我是『老教育家』；前幾天又有一個朋友，當面恭維我是『新教育家』。我受了這兩個絕端相反的恭維，倒覺有點不好。

過有點可怕！

何以呢？「老」這個形容詞，是很危險的。樹空了心，叫做「老樹」；人隔死不遠，叫做「老人」；身體裏面要排泄的東西，叫做「老廢物」；要亡的國，叫做「老大國」；假人情假世故最通明透亮的，叫做「老資格」；諸位！「老」這個形容辭危險不……

「新」也不見得定好；還要看他的力量怎樣。譬如專門模倣人家的「新人物」；樹上纔發生，經不起飄搖攀折的「新芽」；嚇人的「新聞」；前輩先生聽見不容易歡迎却容易惹起反對的「新思想」；像這一類，差不多見着就要頭痛，就要「退避三舍」；「新」又有什麼可喜呢？

怕「老」就不應該怕「新」；怕「新」就不應該怕「老」；像我這樣一味的怕不成了一個矛盾的思想麼？

豈知道不然。諸君且看今日我國的國會，不是很矛盾的一件東西麼？什麼程度的國家，就有什麼程度的人民代表，因果相承，離開不得。我是一個非驢非馬的國

家裏面的一個人，自然應該有這種非驢非馬的矛盾思想。

雖然我却很怕……

許怡蓀傳

胡適

我的朋友許怡蓀死了！他死的時候是中華民國八年三月二十二夜七點半鐘，死的前十幾天，他看見報紙上說我幾個朋友因為新舊思潮的事被政府驅逐出北京大學，他不知那是謠言，一日裏寫了兩封快信給我，勸我們『一切不必因此灰心，也不必因此憤慨』（三月五日信）他又說『無論如何，總望不必憤慨，仍以冷靜的態度處之，——所謂經一回的失敗，長一回的見識』（三月五日第二信）這就是怡蓀最末一次的信。到了三月十七日，他就有病，起初他自己還說是感冒，竟不曾請醫生診看；直到二十一夜，他覺得病不輕，方才用電話告知幾個同鄉。明天他們來時，怡蓀的呼吸已促短，不很能說話。河海工程學校的人把他送到日本醫院，醫院中人說這是流行的時症轉成肺炎；他的脈息都沒有了，醫院不肯收留。拾回

之後，校長許肇南先生請有名的中醫來，也是這樣說，不肯開方。許先生再三求他，他纔開了四味藥，藥還沒煎好，怡蓀的氣已絕了。

怡蓀是一個最忠厚最誠懇的好人，不幸死的這樣早！這樣可慘！我同怡蓀做了十幾年的朋友，很知道他的爲人，很知道他一生學問思想的變遷進步。我覺得他的一生，處處都可以使人恭敬，都可以給我們做一個模範，因此我把他給朋友的許多書信作材料，寫成這篇傳。

字音切版崖之下

怡蓀名棣，從前號紹南，後來纔改做怡蓀。他是安徽績溪十五都礪頭的人。先進績溪仁里的思誠學堂，畢業之後，和他的同學程幹豐胡祖烈程敷程幹誠等人同來上海求學。他那幾位同學都進了吳淞復旦公學，只有怡蓀願進中國公學。那時我住在校外，他便和我同居。後來中國公學解散，同學組織中國新公學，怡蓀也在內，和我同住競業旬報館。後來怡蓀轉入復旦公學。不久他的父親死了，（庚戌）他是長子，擔負很重，不能不往來照應家事，所以他決計暫時不進學校。

改作自修工夫，可以自由來往。決計之後，他搬出復旦，到上海和我同住。庚戌五月，怡蓀回浙江孝豐——他家有店在孝豐——我也去北京應賠款留學官費的考試。我們兩人從此一別，七個足年不曾相見。我到美國以後，怡蓀和我的朋友鄭仲誠同到西湖，住白雲菴，關門讀國學舊書，帶着自修一點英文。（庚戌十一月十七日信）明年（辛亥）我們的朋友程幹豐（樂亭）病死，怡蓀和他最好，心裏非常悲痛，來信有「日來居則如有所失，出則不知所之，念之心輒悽然而淚下，蓋六載恩情，其反動力自應如是。」（辛亥四月十一日信）那年五月怡蓀考進浙江法官養成所，他意思是「想稍攻國法私法及國際法，期於內政外交可以洞曉，且將來無論如何立身，皆須稍明法理，故不得不求之耳。」（辛亥五月二十一日信）但是那學堂辦得很不滿他的意，所以辛亥革命之後，他就不進去了。他來信說：「讀律之舉，去歲曾實行之，今年又復捨去，蓋因校中組織未善，徒襲取東夷皮相——人品甚雜，籟條戚施之態，心素惡之，故甚不能側身其間，以重違吾之本心也。」（民國

元年十月二十日信)

那一年怡蓀仍舊在西湖讀書，民國二年他決意到日本留學，四月到東京進明治大學的法科，五月來信說：『……君既去國，樂亭復云亡，此時孤旅之跡，若迷若惘，蓬轉東西，而終無所棲泊，本擬屏跡幽遐，稍事根底學問，然非性之所近，……恐於將來爲己爲人，一無所可，……去歲以來，思之重思之，意擬負笈東瀛，一習拯物之學，然因經濟困難，尙未自決，嗣得足下第二手書，慰勉有加，欲使膏肓沈沒，復起爲人，吾何幸而得此於足下！……遂於陰歷正月間馳赴茗上，料理一切，期於必行。』

(二年五月十七日信)他到日本後，不久第二次革命起事，匯款不通，他決計回國。臨走時他寫長函寄我，中有一段，我最佩服。他說：『自古泯棼之會，滄海橫流，定危扶傾，宜有所託。寄斯任者，必在修學立志之士。今既氣運已成，亂象日著，雖有賢者不能爲力。於此之時，若舉國之士盡入渦漩，隨波出沒，則不但國亡無日，亦且萬劫不復矣。在昔東漢之末，黃巾盜起，中原鼎沸，諸葛武侯高臥隆中，中心不爲動，豈有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之人而能忘情國家者乎？誠以亂茲方寸，於事無益耳。丁此亂離，敢唯足下致意焉。」

這封信寄後，因道路不平靜，他竟不能回國。那時東京有一班人發起一個孔教分會，怡蓀也在內，他是一個熱心救國的人，那時眼見國中大亂，心裏總想尋一個根本救國方法；他認定孔教可以救國，又誤認那班孔教會的人都是愛國的志士，故加入他們的團體。他那時對於那班反對孔教會的人，很不滿意，來信「有無奈東京留學界中，大半趨奉異說，習氣已深，難與適道」的話。（同上）這時代的怡蓀完全是一個主張復古的人。他來信有論孔教會議決「羣經并重」一段說：「以余之意，須側重三禮。蓋吾國三代之時，以禮治國，故經國之要盡在三禮。近日東西各國每以法律完備自多，豈知吾國數千年前已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禮治國，精審完美，必不讓於今日所謂法治國也。且一般人多主張以孔子為宗教家，既認為宗教，則於方式亦不可不講。冠婚喪祭等事，宜復於古，方為有當耳。」（同上）我回

信對於這段主張，很不贊成。明年（民國三年）怡蓀寫了一封楷書六千字的長信同我辨論。到了這時候，怡蓀已經看破孔教會一班人的卑劣手段，故來信有云：「近日之孔教會不脫政黨窠臼，所謂提倡道德挽回人心之事，殆未夢見也。此殊非初心所料及！……尊崇孔子而有今日之孔教會，其猶孔子所謂死不若速朽之爲愈也。」（三年四月十日信）怡蓀本來已經搬進孔教會事務所裏，替他們籌辦成立會和「大成節」的慶祝會的事，很熱心的。後來因爲看出那班「孔教徒」的真相，所以不久就搬出來，住辰實館。（一年十一月三日信）但是他這時候仍舊深信真孔教可以救國，不過他的孔教觀念已經不是陳煥章一流人的孔教觀念了。他那封六千字的長信裏，說他提倡孔教有三條旨趣：「（一）洗發孔子之真精神，爲革新之學說，以正人心；（二）保存東亞固有之社會制度，必須昌明孔孟學說，以爲保障；（三）吾國古代學說如老荀管墨，不出孔子範圍，皆可並行不背，頌言孔教，正猶振衣者之必提其領耳。」（三年四月十日信）

這時候怡孫所說「孔子之真精神」即是公羊家所說的「微言大義」所以他那信裏說：「至於近世，人心陷溺已至於極，泯彝之禍，未知所屆，及今而倡孔教以正人心，使此後若有竊國者興，亦知所戒，則猶可以免於大亂也。」後來袁世凱用了種種卑污手段，想做皇帝，東京的孔教會和籌安會私造了許多假圖章，捏名發電「勸進」怡孫的希望，從此一齊打破，所以後來來信說：「時局至此，欲涕無從，大力之人，負之狂走，其於正義民意，不稍顧恤，所謂「道德」者，已被輕薄無餘矣！」（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信）又第二條所說「東亞固有之社會制度」他的意思是專指家族制度，原信說：「輓近世衰道微，泰西個人功利等學說盛行，外力膨脹，如水行地中，若不亟思保界，則東亞社會制度設中堅之社會制，必為所衝決，此中關係甚鉅，國性滅矣，終必有受其敵者，此知微之士所不得不頌言孔教，夫豈得已哉？」（三年四月十日信）怡孫這種觀念，後來也漸漸改變，最後的兩年，他已從家族制移到「人生自己」。（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寄高一涵信）他後來不但不滿意於舊式的

家族制，并且對於社會政治的組織也多不滿意。去年來信竟說「所謂社會制度，所謂政治組織，無一不爲人類罪惡之源泉，而又無法跳出圈子，所以每一靜念，神智常爲惘惘也。」（七年九月八日信）復古的怡蓀，此時已變成了社會革新家的怡蓀。

至於第三條所說「老荀管墨不出孔子範圍」的話，我當時極力同他辯論，後來他稍稍研究諸子學，主張也漸漸改變。我在美國的時候，要用俞樾的讀公孫龍子，遂寫信請怡蓀替我尋一部俞樓雜纂，他因爲買不到單行本子，所以到上野圖書館去替我了鈔一部讀公孫龍子。我那時正在研究諸子學，作爲博士論文。怡蓀屢次來信勸勉我，有次信上說：「世言東西文明之糅合，將生第三種新文明。足下此舉將爲之導線，不特增重祖國，將使世界發現光明。」（五年三月十三日信）這種地方，不但可以見得怡蓀鼓舞朋友的熱心，并且可以見得他對於儒家與非儒家學說的態度變遷了。

以上述怡蓀對於孔教的態度，那封六千字的信上半論孔教問題，下半論政治問題。怡蓀的政治思想，前後共經過幾種根本的變遷。那封信裏所說，可以代表他的政治思想的第一個時代。這個時代他的基本觀念是「政治中心」的觀念。他說：「以余觀於吾國近數十年來之政局，政治之重點，亦常有所寄。蓋自湘鄉柄政以後，移於合肥。合肥將死，……疏薦項城以代。項城起而承合肥之成局，故勢力根深蒂固，不崇朝而心腹布天下，歷世而愈大。……辛亥之際，失其重點，故常震撼不寧。其在民質未良之國，政治中心宜常寄於一部分之人，否則馴至於亂。……再以今日時勢推之，其繼項城而起者，其必爲段氏祺瑞乎？」（二年四月十日信）這時代的怡蓀所主張的是一種變相的「獨頭政治」。他說「一國改進之事，不宜以頓，尤須自上發之。」（同上）他那時推測中國的將來，不出三條路子：「若天能挺生俊傑，如華盛頓其人者，使之能制一國之重，與以悠久歲月，別開一生面。此策之最上者也。其次若有人焉，就已成之時局而善扶掖之，取日本同一之步趨。（適按此指

政黨的政治)……至若今日之上下相激，終至以武力解決，……此則天下最不幸之事也。(同上)

怡蓀一生真能誠心愛國，處處把「救國」作前提，故凡他認爲可以救國的方法，都是好的。如袁政府當時的惡辣政策，怡蓀也不根本否認。他說：「吾人之於政府，固常望其發奮有爲，自脫於險，苟有利於吾國吾民者，犯衆難以爲之可也。能如諸葛武侯侯克林威爾之公忱自矢，其心跡終可大白於天下，而吾人亦將謳歌之不暇，豈忍議其後乎？若計不出此，徒攬天下之威福，以爲一姓之尊榮，是則非吾人之所敢知矣。」(三年五月十八日信中)可見怡蓀當時不滿意於袁政府，不過是爲他的目的不在救國而在謀一姓的尊榮。至於嚴厲的政策利手段，他並不根本反對。他說：「總之政治之事，無絕對至善之標準，惟視其時之如何耳。」(三年五月十八日信)

過了一年多，帝制正式實行，雲南貴州的革命接着起來，民國五年帝制取銷，不

久袁世凱也死了。那時怡孫對於國事稍有樂觀，來信說：「國事頃因陳（其美）斃於前，袁（世凱）殂於後，氣運已轉，國有生望。蓋陳死則南方暴烈惡徒無所依附，而孫中山之名譽可復，袁滅則官僚政治可期廓清。」（五年六月三十日信）那時怡孫前兩年所推算的段祺瑞果然成了「政治的中心」。怡孫來信說：「聞段之為人，恟愾無華，而節操不苟，雅有古大臣之風。倘國人悔禍，能始終信賴其為人，則戡亂有期，澄清可望。」（同上）可見那時怡孫還是主張他的「政治中心」論。

怡孫在明治大學於民國五年夏間畢業。七月他和高一涵君同行回國。那時段內閣已成立，閣員中很有幾個南方的名士。表面上很有希望，骨子裏還是黨爭很激烈，暗潮很利害。怡孫回國住了一年，他的政治樂觀，很受了一番打擊。於是他的政治思想，遂從第一時代的「政治中心」論，變為第二時代的「領袖人才論」。他說：「國事未得大定，無知小人尙未厭亂，而有心君子真能愛國者甚鮮其人。如今日現狀雖有良法美制，有用無體，何以自行。欲圖根本救濟，無如結合國中優秀分

子，樹爲政治社會之中堅。如人正氣日旺，然後可保生命。」因此他希望他的朋友「蒐集同志，組一學會，專於社會方面樹立基礎，或建言論，或辦學校，務爲國家樹人之計。」（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寄一涵的信）他又說：「今日第一大患，在於人才太少。然人才本隨時而生，惜無領袖人物能組織團體，鍛鍊濯磨，俾其如量發揮；徒令情勢渙散，雖有賢能，亦不能轉移風氣；志行薄弱者，又常爲風氣所轉移……是知吾國所最缺乏者，尙非一般人才，而在領袖人才也審矣。」（六年舊七月十日信）當第三次革命成功時，我在美洲寄信給怡蓀說：「這一次國民進步兩黨的穩健派互相攜手，故能成倒袁的大功。以大勢看來，新政府裏面大概是進步黨的人居多數。我很盼望國民黨不要上台，專力組織一個開明強健的在野黨，做政府的監督，使今日的穩健，不致流爲明日的腐敗。」我這種推測，完全錯了。倒袁以後，國民黨在內閣裏竟居大多數；進步黨的重要人物，都不曾上台。後來黨見越鬧越激烈，鬧得後來，督軍團干預政治，國會解散，黎元洪退職，張勳復辟的戲唱完之後，段祺瑞又上台。這

一次民黨勢力完全失敗。怡孫回想我前一年的話，很希望民黨能組織一個有力的在野黨，監督政府。（六年八月九日又九月二十日與高一涵信）那時怡孫的政治思想已有了根本改變，從前的『政治中心論』已漸漸取消，故主張『有一種監督政府的在野黨，抵衡其間，以期同入正軌。』（六年九月二十日與一涵信）

但是那時因為國會的問題，南北更決裂，時局更不可收拾。怡孫所抱的兩種希望，——領袖人才和強硬的在野黨，——都不能實現。民國六年秋天他屢次寫信給朋友，說『天下的事，當於大處着眼，小處下手。』（六年舊七月十日信又九月二十三日與一涵信）那時安徽的政治，腐敗不堪；後來又有什麼『公益維持會』出現，專做把持選舉的事。我們一班朋友不願意讓他們過太容易的日子，總想至少有一種反對的表示，所以勸怡孫出來競爭本縣的省議會的選舉。怡孫起初不肯，到了七年五月，方才勉強答應了。他答應的信上說：『民國二年選舉的時候，足下寄我手書，謂『中國之事，患在一般好人不肯做事』云云，其言頗痛，與其畏難退縮，徒於事後歎息

痛恨，何如此時勿計利害，出來奮鬥，反覺得爲吾良心所安也。」（七年五月二十日信）這一次的選舉競爭，自然是公益維持會得勝，怡蓀幾乎弄到「拿辦」的罪名，還有他兩個同鄉因爲反對公益維持會的手段，被縣知事詳辦在案。但是怡蓀因此也添了許多閱歷。他寫信給我說：「年來大多數的人，無一人不吞聲飲恨，只是有些要顧面子，有些沒有膽子，只得低頭忍耐，不敢鬧翻，却總希望有人出來反對……」由此看來，所謂社會制度，所謂政治組織，無一不爲人類罪惡之源泉。」（七年九月八日信）他又說：「最近以來，頭腦稍清晰的人，皆知政治本身已無解決方法，須求社會事業進步，政治亦自然可上軌道。」（同上）

這幾句話，可以代表怡蓀的政治思想第二個時代。這時候，他完全承認政治改良須從社會事業下手，和他五年前所說「一國改進之事，尤須自上發之」的主張，完全不相同了。他死之前一個月，還有一封長信給我，同我論辦雜誌的事，他說：「辦雜誌本要覷定二三十年後的國民要有什麼思想，於是以少數的議論，去轉移

那多數國民的思想，關係如何重要。雖是爲二三十年後國民思想的前趨，須要開放眼界，偏重急進的一方面……政治可以暫避不談，對於社會各種問題，不可不提出討論。」（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信）這個時代的怡蓀完全是個社會革命家。可惜他的志願絲毫未能實現，就短命死了！以上述怡蓀政治思想的變遷。

怡蓀於民國七年冬天，受我的朋友許肇南的聘，到南京河海工程學校教授國文。肇南在美國臨歸國的時候，問我知道國內有什麼人才？我對他說：「有兩個許少南。」一個就是肇南自己，一個就是怡蓀。怡蓀本名紹南後來兩個許少南竟能在一塊做事，果然很相投。我今年路過南京，同他談了兩天，心裏很滿意。誰知這一次的談話，竟成了我們最後的聚會呢？

怡蓀是一個最富於血性的人。他待人的誠懇，存心的忠厚，做事的認真，朋友中真不容易尋出第二個。他同我做了十年的朋友，十年中他給我的信有十幾萬字，差不多個個都是楷書，從來不曾寫一個潦草的字。他寫給朋友的信，都是如此。只

此一端已經不是現在的人所能做到。他處處用真誠待朋友，故他的朋友和他來往長久了，沒有一個不受他的感化的。即如我自己也不知得了他多少益處。己酉庚戌兩年，我在上海做了許多無意識的事，後來一次大醉，幾乎死了。那時幸有怡蓀極力勸我去應留美考試，又幫我籌款做路費。我到美國之後，他給我的第一封信就說：『足下此行，問學之外，必須祓除^{文神}舊染，砥礪廉隅，致力省察之功，修養之用。必如是持之有素，庶將來涉世，不至爲習俗所靡。允爲名父之子。』（庚戌十一月十七日信）自此以後，九年之中，幾乎沒有一封信裏沒有規勸我，勉勵我的話。我偶然說了一句可取的話，或做了一首可看的詩，他一定寫信來稱讚我，鼓勵我。我這十年日記，^{通知}他都替我保存起來。我沒有回國的時候，他曉得我預備博士論文，沒有時間做文章，他就把我的藏暉室劄記節鈔一部，送給新青年發表。我回國以後，看見他的小楷鈔本，心裏慚愧，這種隨手亂寫的劄記，如何當得我的朋友費這許多精力來替我鈔寫。但他這種鼓勵朋友的熱心，實在能使人感激奮發。我回國

以後，他時時有信給我，警告我『莫走錯路，』『舉措之宜，不可不慎；』（六年舊七月初十日信）勸我『打定主意，認定路走，毋貪速效，勿急近功。』（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信）愛謀生（Emerson）說得好：『朋友的交情把他的目的物當作神聖看待，要使他的朋友和他自己都變成神聖。』怡蓀待朋友，真能這樣做，他現在雖死了，但他的精神，他的影響，永永留在他的許多朋友的人格裏，思想裏，精神裏，——將來間接又間接，傳到無窮，怡蓀是不會死的！

新詩三首

深秋、永定門城上晚景

傅斯年

我同兩個朋友，

一齊上了永定門西城頭。

這城牆外面，緊貼著一灣碧清的流水；

多少題樹，裝點成多少頃的田疇。

裏面漫瀾的蘆葦，

鑲出幾重曲折的小路，幾堆土隴，幾處僧舍，

陶然亭，龍泉寺，鸚鵡邱。

城下枕著水溝，

裏外通流。

最可愛，這田間，

看不到村落，也不見炊煙；

只有兩三房屋，半藏半露，影捉捉在樹裏邊。

雖然是一片平衍，

樹上卻顯出無窮的景色，

樹裏也含著不盡的境界，

叢錯，深秀，迴環。

那樹邊，地邊，天邊，

如雲，如水，如烟，

望不斷，——一綫。

忽地裏撲喇喇一響，

一個野鴨飛去水塘。

髒髒像大車音波，漫漫的工——東——噹。

又有種說不出的聲息，若續若不響。

轉眼西看，

日已臨山（二）

起初時離山尙差一竿；

漸漸的去山不遠；

一會兒山頂上只剩火球一線；

忽然間全不見。

這時節反射的紅光上翻。

山那邊，岡巒也是雲霞，雲霞也是岡巒；

層層疊疊一片；費盡了千里眼。

山這邊，紅烟含著青烟，

青烟含著紅烟，

一齊的微微動轉，

似明似暗：

山色似見似不見；

描不出的層次和新鮮。

只可惜這舍不得的秋郊晚景，昏昏沉沉的暗淡；

眼光的圈，匆匆縮短。

樹烟和山烟，遠景帶近景，一塊兒化做濃團。

回身北望，

滿眼的渺茫；

白葦漸漸成黃葦；青塘漸漸變黑塘。

任憑他一草一木，都帶着萎黃——顏唐——模糊模樣。遠遠幾處紅樓頂，幾縷天竈烟，正是吵鬧場，繁華地方，

更顯得這裏孤伶悽愴

荒曠氣象，

城外比不上他蒼涼。

(二) 西山去此有三十餘里，故日甫下山，天已昏黑。

兩個掃雪的人

周作人

陰沉沉的天氣，

香粉一般白雪，下的漫天遍地。

天安門外白茫茫的馬路上，全沒有車馬蹤跡，

只有兩個人在那里掃雪。

一面儘掃，一面儘下：

掃淨了東邊，又下滿了西邊；

掃開了高地，又填平了窪地。

粗麻布的外套上，已經積了一層雪，

他們兩人還只是掃個不歇。

雪愈下愈大了；

上下左右，都是滾滾的香粉一般白雪。

在這中間，彷彿白浪中浮著兩個螞蟻，

他們兩人還只是掃個不歇。

* * * * *
祝福你掃雪的人！

我從清早起，在雪地裏行走，不得不謝謝你！

（新青年）

生機

沈尹默

枯樹上的殘雪，漸漸都消化了；那風雪凜冽的餘威，似乎敵不住微和的春氣。

園裏一樹山桃花，他含着十分生意，密密的開了滿枝。

不但這裏，桃花好看，到處園裏，都是這般。

刮了兩日風，又下了幾陣雪。

山桃雖是開着，卻凍壞了夾竹桃的葉。

地上的嫩紅芽，更僵了發不出，

人人說天氣這般冷，草木的生機恐怕都被挫折；誰知道那路旁的細柳條，他們

暗地裏卻一齊換了顏色！

縫衣曲

英國虎特著
劉半儂譯

哀女工之劬勞而得值微也

(一) 指痛無人知，目腫難爲哭。貧女手針線，身上無完服。一針復一針，將此救飢腹。窮愁難自聊，姑唱『縫衣曲』！

(二) 『縫衣復縫衣，朝自雞鳴起。縫衣復縫衣，破屋星光裏。我聞突厥蠻，兇悍無人理。豈我所縫衣，竟裹耶穌體。』

(三) 『縫衣復縫衣，腦暈徒自慟。縫衣復縫衣，遑恤雙睛痛。旣紉袖上邊，復合襟頭縫。倦極或停針，猶作縫衣夢。』

(四) 『人亦有姊妹，更有母與妻。乃取生人命，當作身上衣。百我針線力，無補寒與飢。直如自縫襲，庸裹貧女屍。』

(五) 『胡爲遽言死？死去實足畏。支離數根骨，身與死魔類。問何以致之？飲食難充胃，血肉信當廉，麵包信當貴。』

(六)『縫衣無已時，得值能有幾。衣食不周全，破屋聊蔽體！結草以爲牀，椅案多廢圯。多謝牆上影，終身一知己。』

(七)『縫衣復縫衣，此曲已疲睚。縫衣復縫衣，獄犯有時縱。旣紉袖上邊，復合襟頭縫。手腦多麻木，念此我心痛。』

(八)『縫衣復縫衣，冬日晝如晦。縫衣復縫衣，春色何娟媚。雙燕將育雛，簷上時曝背。呢喃如責我，枉在春光內。』

(九)『出觀蓮香花，聊以娛我意。上有蔚藍天，下有碧草地。明知歡不常，姑抑傷心淚。拋却酸與辛，莫提饕餮事。』

(十)『歡娛誠不常，片刻亦欣戀。希望與愛情，此生恐難見。獨念憂患多，小哭聊自唁。又恐淚珠兒，溼却針與線。』

(十一)『指痛無人知，目腫難爲哭。貧女手針線，身上無完服。一針復一針，將以救飢腹。寧望富貴人，聽此『縫衣曲』。』

SPECIMENS OF PAI HUA STYLE

BOOK II

By

HO CHUNG YIN

1st ed., Aug., 1921

9th ed., Jan., 1927

Price: \$0.3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六年八月初九版

（白話文範四冊）

（第二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江都何仲英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漢口
蘇州 杭州 南昌 九江 蕪湖 安慶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長沙 常德 衡州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三二四四毛

